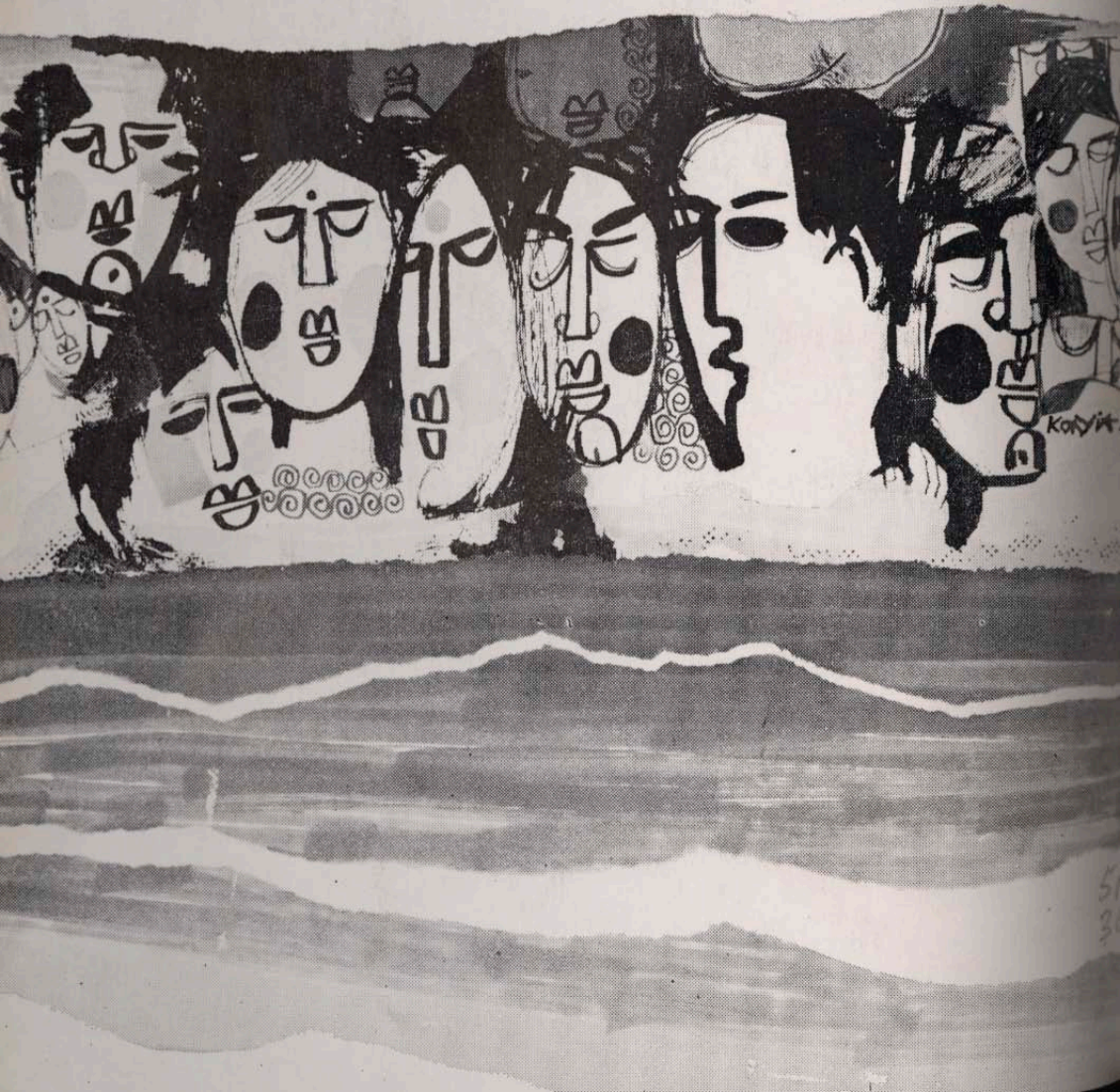


月刊

蕉風

221

chao foon monthly • June • 1971





編輯人 姚 拓
 牧 羚 奴
 周 喚
 白 姦
 梅 淑 貞

221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一年六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JUNE, 1971.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5106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二一期

散文

封面設計

陳幹運

去國人語

05 藍影

散髮飄揚在風中 16 溫任平

遠在昨日 31 乃健

小說

強姦 10 宋子衡

無花果 19 陳君

鏡花水月 34 雅蒙

星期六的歌 38 落葉

墨西哥跳豆 44 黃戈二

短篇三個 47 黎亞男

演講

戲劇與人生 25 黃潤岳

翻譯

馬蘇里詩選 73 梅淑貞

事件 80 刁貝譯

風訊 93 編輯室

徵求蕉風「二〇七」期戲劇專號

蕉風二〇七期戲劇專號內刊有歌劇「漢麗寶」一劇，因吉隆坡劇藝研究會決定在年底公演該劇，但缺乏劇本。現欲徵求「二〇七」期之戲劇專號，條件是以兩期新的蕉風交換，請存有該期本刊又欲交換者，請將該期蕉風連同下列表格寄回本刊。本刊當按表寄上兩期新的蕉風

交換二〇七期蕉風表格

| | |
|----------|------|
| 姓名 (英文) | |
| 地址 (英文) | |
| 寄回二〇七期蕉風 | 冊 |
| 欲換回新蕉風 | 期至 期 |

去國人語

無語

知道您的惡耗，我在小堂內哭得發抖。那已經是您入土後十天的事。我不相信那是事實；也不知道那是事實還是什麼。飲泣、抽噎，是要搖落這夢魘嗎？是要喚回您嗎？不知道！

多少次夢見您逝世！那錐心刺骨的痛把我痛醒，多少次怔忡地撫着枕邊斑斑的淚點，恍然記起作客他鄉，那份狂喜，那份安慰是多燙貼。

這次沒有夢，也沒有那錐心刺骨的痛。信來了，却是驚人的惡耗。那一陣呆了、癡了、麻木了。但這不是夢，是真的，我不能說不相信就抹了它，死了，它終於要來的，它來到您身上。但是，我怎能相信呢？那麼親的人，那麼親，一下子就不存在，一下子就不動、不言、不語了嗎？姐說這次回家，你看不見祖母了。怎麼會呢？我每次回家您總是坐在門邊說：「哦，回來了呀！」這次沒有了嗎？這次再也不見您那坐在門邊昏睡的白頭了嗎？哦，祖母！

我什麼都不在乎了。讀書、考試、學位、前途，那是什麼呢。多麼荒唐，多

麼慘淡。活親親的您尙且說走就走了。更何況這些抓不住的，人爲的東西！我從來沒有想過讀書是爲光宗耀祖，知道您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也從沒有想到一日飛爐騰達，以山珍海味，以綾羅綢緞向您堆砌，您牙齒早落，小小瘦瘦，能著多少尺布？讀書都是追求我個人的野心，它竟促使我離鄉別親，促使我遠走高飛，它竟是我生活的中心。現在，「中心」破碎了，「我」也破碎了。這一向都在向前走着（自以爲是向前，誰知道！）忽然，碰到一座大山，阻住了，悶住了。前路呢？出路呢？哦，親愛的祖母！爲什麼讓我哭吊您，不讓我嘟着嘴，滿心孩子的不甘來侍候您？爲什麼縱容自己一次又一次的離開您？爲什麼，此後天長路遠，那兒再找您，那兒去聽取您？

我不知道您生前受過怎樣的苦。我們家窮，祖父早去，留給您幾畝薄田和稚子一個。要耕要哺要教，您肩上担子的重可以想像。父親對您的至孝，常使我們汗顏。但是，我們作爲您的孫兒常常都嫌您老邁，煩您的古舊，我們一個個長大是您所希求的，誰知却帶給您陌生和寂寞。是什麼時候，我們早已不要您的葵扇，不聽您的麻婆吃人；是什麼時候我們不再要您冷暖呵護，摟在懷疼一陣、惜一陣；是什麼時候我們對您只有拾損；是什麼時候我們只讓您獨自坐在門邊打瞌睡。於是您的長夜與長日變得那麼相像，再沒有什麼指望，變得那麼無奈，那麼無事。昔年的舊事，輝煌與憂苦，也只有說與自己聽。十年、二十年，您只記得每個人的生日，也只等每個人的生日，祖母，您有多寂寞！多寂寞！哥說祖母去了，我不知道如何自處，連連夢見您，還是那個老樣子：龍鍾與寂寞。活了九十一年，老是這份寂寞已够她受了。現在這一切都到了終結之點了。對您，這一切都止了，不是嗎？

祖母，爲您，我似乎不應多求您再留多少年，再多受寂寞。再說，多少人能有此高壽？多少人能見四代同堂？留您，不能給您賞心歡樂，爲什麼不在您壽滿之日，高高興興的送您到另一個沒有寂寞、沒有憂患的世界去？如果真愛您，爲什麼不能多爲您想想，爲您的福樂而忍受一些離苦呢？

心與腦的工作多不同。我但願心腦一致。靜下來，拭乾淚水，腦子可以再上軌，心卻一任的遠遊，一任的傷痛。她在那裏聲聲喊着祖母，她在那裏輾轉地說滿了，這份苦，這份痛。她在那裏一片片地撕着，點點的滴着血！爲什麼她不能順着理智、抓住那片安慰呢？哦，祖母！

十年

偶然記起一個老去的故事。

海邊，盡是矇眬與被遺棄的淒涼。那個衣裙在海風中飛揚的女孩子，心中卻如琉璃般的平靜。希望雖然也是矇眬的——收信的日子還遠。向晚，海邊只迎來歸帆及遲來的遊客，可沒有綠衣使者的出現。到海邊，一個人，不是爲企望什麼，也不爲尋那失落的夢——她以爲美夢正酣呢。更不是等一個不可實現的奇跡：綠衣人不期然的出現。到海邊，那是爲公事，爲接一班遲來的同伴。沒有顏色的、沒有喜憎的公事。公事完了以後，三天吧，還是五天，那厚厚的信，厚厚的希望自然等在書桌上，沒有什麼可以着急的，也不必懸掛，人有時候不是需要等待嗎？

天邊出現了預期的船。但，船上卻有那個意料之外的人——那應該寫厚厚的信的人，那個應該由綠衣傳遞的希望，竟自己跑了幾百哩，過山過海的來了！

「想不到吧？想得到嗎？」

多麼得意的問題，多麼自滿的誇耀。

忘記了拾積的本領，衷心地讓快樂寫在眼裡，讓海水去記取，讓它去把歡樂寫在岩石山，把笑語揉在細沙裡，深深的，海水是如此的滿足於它的長與專。

那首簡樸的歌唱得多响，多麼無心計！

故事老了。記憶卻不會褪色。憑着海風，傳去多少殷殷的問候，多少長長惦念，知否，知否？

還是從海那邊傳來你寸寸的遠音。不知道你們有何等深切的話舊，更不能憶想你們十年的陌生，是否能翻出深藏在彼此心底的陳舊的記憶——在你不是早已陳舊了嗎？

只知道你們提起了當年那個簡單的女孩，想起了她的夢與她的愛。卻換來你不完的對她的解釋。你的她，對你還有不了解之處嗎？十年的舊事，偶然提起，也值得這樣對後來的她費盡唇舌嗎？

十年人事幾翻新。縱使故事中的她不會忘懷那寫在岩石上的歡樂，那揉在細沙裡的深情；縱使對於她，岩石的堅固，細沙的細密是恆久的信記，事實上，在你，這已褪色。你已經有了你的她，你已經有了你棲息的窩、你的信托。那該沒有什麼懷疑，那該不必解釋呵！

十年教育了人的幼稚，輾練了人的無知，也帶去那直通通的，修竹般的通暢的，一往直前的感情。細細緻的，現在都化成了片片深藏的祈禱，你怕什麼呢？你担心的是什麼？

十年來可以算得出的維繫，她不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拿起來，用了全心的情與力，叫她如此無聲無息的一旦放下，如無其事似的，你該知道那不是一件輕易的事，她畢竟做了，你固然不必想像，也不必知道她是怎麼做的，但是，你也不需要十年後，在她的故人面前，這麼惶惑地對你相廝守的她解釋再解釋，說明再說明，不是嗎？

十年來的音訊全無，難道還不能說明一切，難道還不能給你一個明確的保證，一切都爲了你和她。

她珍惜自己的感情，也珍惜那些記憶。但這只是她自己的事，也許那只是屬於她自己的部份。無論如何，你應該有足夠的事實相信她不會也不願再對你有什么麼冀求了。你自己捫心自問，又有什麼值得心虛的地方，又有什麼解釋的必要呢？

十年人海的掙扎，她失去了許多東西。也許在人，在你看來，十年中她一無

所得，孑然一身，希望不成希望，只是一片熾火，可望不可及。她在友人關切的眼色後面，讀到了解釋，讀到了憐憫與同情。然而她可不傷心。十年，她轉了舵，她所指的方向，不是語言可以對在不同角度對她觀望的人所能說明的。她也不需要解釋，知音與同伴，都不能在與她背道而馳的人中找到。她相信「吾道不孤」。她無意爲自己築牆，但心語只能在知音者心中起共鳴，沒有解釋，沒有共鳴，人依然可以生活，可以工作；更應說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

得與失，人人有不同的衡量標準。在她這是得而不是失。真正失落的，是那早年以爲褪不了的岩石上的歡笑與細沙裡的深情。令她傷心的是感情的失落。十年她却那樣固執地執着那個信念：人與人之間，有淘不去的感情的真珠，光豔堅實，光芒直指永恆。十年來她一直相信，放下去的，只是這光芒四射的感情中的一面。她深信，她不需要掩埋什麼。現在，那遠來的音訊，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事，她是要把這顆珍珠放下了？

沒有什麼，一切順自然而已，她對自己說，也對你說，得與失只是相對的，在絕對裡沒有相對；在永恆裡，也沒有變幻。明明白白，再清楚不過。

十年，好一個十年，它能摧毀一個信念嗎？

強姦

他坐在犯人欄內，顯得那麼靜，那麼嚴肅，彷彿他已完全喪失了活動的權利，包括那手脚的活動；他再也沒有那麼大的勇氣去睜開他的眼睛，因為法庭外一片鬧哄哄的，全部都是來爭看他的廬山真面目的，他是一個犯了強姦罪的男主角。

這個時候他能做一些甚麼呢？你只有等待，等待所有的人搜集了充足的証據，然後把他的罪名成立，然後把他懲罰。他只有等，除了這他在犯人欄內的意義已沒有別的。他聽到很多的聲音在爭論着，那都是完全對他不利的，他根本不留意去聽取是甚麼，縱使去聽也是多餘的，那完全無濟於事，也可能會使自己更加悲痛、後悔。他知道人是最可憐的一種動物，雖然人具有最高智慧，但幹出來的事並不見得比其他動物高尚。做爲一個人的他，竟然幹出這可恥的行爲，不過這並不等於他已完全喪失了道德和理性，導成他犯罪的因素並不是簡單的，可是當他把那個女孩子強姦了之後，一切的罪狀即刻成立了起來，附在他身上，所有的人即刻進行搜取証據，從出事地點到那女孩的處女膜，底褲，精液，以及他本身，一旦証據搜集齊全，能够把他定了罪，這樣一宗嚴重的社會問題案件就結束了。他是無話可說的，說一些甚麼呢？向誰問一句他有罪嗎？誰會給他說一聲他沒罪，一個完璧無瑕的女孩子都被蹂躪了，難道這還能無罪。對的，他知道這是一個講法律的世界，人之所以會犯罪就是因爲有法律的存在，但法律仍

舊沒有那種高度效能去抵制人類犯罪，只是在一宗事情發生以後被應用而已。

他真想抬起頭來看看週圍的動靜，可是，他失敗了，他沒有這種勇氣，在這種時候他只有迴避一切，他知道那一對對親屬們的悲痛的眼光都在死瞪着他，在咒罵着他；但這一切，他都願意承受，甚至要他們來鞭撻他，痛痛快快地把他一頓，這樣他也許會感到鬆弛一些，再不然他就要暴斃了。當然，如果在這個時候會突然死去，那是他覺得最快活的事，可是，事實並不可能這樣發生，他要靜靜地坐在犯人欄內供人觀賞，要給人看一個已被說成禽獸不如的人，一個廿五歲的青年。

他實在感到不耐煩，爲甚麼要用這麼長的時間來審判自己，這不是很容易的一回事嗎？他曾經招供，他曾經承認有罪，強姦那女孩子的就是他，那麼爲甚麼還要浪費這麼多的時間去爭論，有甚麼值得爭論的，爭論的結果還不是照樣的把他判罪入獄。現在他要求的就是希望法官能够即刻宣判，十年廿年都沒關係，只是這一刻的逗留真使他感到窒息。他真想高聲吶喊，但他還是照樣靜然在把臉朝着地板，讓那些爭論的聲音淹沒着他。

時間爲甚麼過得這麼的慢，彷彿就是在跟他作對似的，一分鐘竟像一小時那麼的長久，這幾天來他實在是受够了，庭外那些蔑視的眼光，那些冷言冷語，總之那些都是使他的入格以及人性貶值的，他無可奉告，那是鐵一般的事實，所以在犯人欄內，那就是在承坦這個事實，使這個事實去產生一種結果，然後庭外那些人就會發出會心的微笑滿足而去。沒想那也是慘酷的，也是缺乏人性的，也包括那些在進行審判着他的人；而所差的一點，只是他們是站在對的一面，他已被納入錯的一面，那麼，被審的是他，受罪的也當然是他。他早已認罪，那女孩子是他強姦的，但現在仍舊要審判，而且不知道還要拖延多久才能結束。

他真埋怨他的代言人，一個不知真相的人竟要代表他說話，不知這是誰搞的把戲，他根本不需要。不需要那些在法律隙縫裡吃飯的人，最知道真相的只有他自己，連原告也不會知道這是一樁甚麼事，她只知道自己的真確被人破壞，但根本她不知道真相，她的口供雖然是真的，但最澈底的她還是不知道的，她有能力去成立他的罪狀，她卻沒有能力去了解這樁事件的真相。代言人滔滔不絕地引經據典，可是那只是一種虛幻的把戲，一種企圖隱瞞事實的措辭，那是不會洗脫他的罪名的，他的罪名是老早就已經成立着的，當他瘋狂地強暴地扯脫那三角褲的時候，罪名已經豎立了起來，在那虛無之閒鞏固地存在着，再通過法律才把它形像化的，使人知道那種罪名是屬於他的，一個廿五歲青年所幹下的強姦案。他願

意承當這個事實，但他反對這是一種禽獸行爲的指責，他覺得這種指責太過於刻薄，太不近人情，也太不公道，這是對人性的剝奪。當道德被高高舉起之時，人性却變成了奴隸，在那高貴的名銜之下被奴役着，一種絕對服從的。他知道強姦是有罪的，且刑罰並不輕，除了坐監外還加笞鞭，就因為這樣，他一定要揭開這個事實，一個不容易了解的真相。

當他在進行強姦的時候，是完全沒有計劃的，只是在剎那之間，那像是一個圈套，他陷了進去，就再也爬不起來，那麼可憐地任人擺佈了。教了幾年的補習，他是以正人君子的態度活在人的心中，從就沒產生過點滴的邪念，那是不正常的嗎？把自己禁錮得太嚴，把自己看得太崇高，那是反常的嗎？不可能的，他會像所有的青年人一樣，需要女人，需要愛情，內心那份誠摯的愛正等着去奉獻，只是時間而已。但沒想到他會那樣沒意識地走入那陷阱去，當他變眼接觸到那圓領下的那道乳溝時。把自己看得太高尚，把自己禁錮得太久的結果就是這樣地在剎那間把自己糟塌了、焚毀了。爲甚麼她的家人要離開，爲甚麼她無端端地要走進房間去，那是不可思議的。他原本可以這樣就即刻離開，可是他已無能爲力，已墮入無法拯救的深淵裡，一股狂飆似的慾念在不斷地圍繞着他，他已完全地介入錯誤那一面，他已不能自拔，他開始把那火在自己身上點燃，焚燒了那所謂崇高，焚燒了那所謂道德；那柔弱的軀體，那急促的呼吸，那沒有抵抗的；那是慾的揉合，慾的妥協，一種應屬於無罪的人性的最真的表露，是自然的，是不違反任何章法的，除了所謂道德和尊嚴外，那種行爲是無懈可擊的，是絕對的。所以有錯誤只是不能通過道德和尊嚴，在這當時就已形成了是一種犯罪的行爲。一個局外者的眼睛在觸及這種恥辱時，尊嚴已開始憤怒，於是要實行伸訴，除了指他是強姦者之外，別無他的。他沒有狡辯，這是事實。他坐在欄內靜靜的等候着，等候看一些苛刻但却對他有利的言語能够被宣讀出來，一被宣讀出來之後他可以輕鬆地步入另一個境界去，雖然那是一種苦難，但他却是樂於承受的。

他知道這場審訊會再拖延十天八天的，因爲他們所爭論的彷彿都不是屬於他的事，而是另一個人的事，他感到的實在是陌生的，未曾發生過的，可是，他們都費盡唇舌在爲這陌生的事爭論着，包括他的代言人，也莫名其妙地跟着他們走，在拼命爭論着，爲的是甚麼呢？是人家的自由，還是自己的聲望？而對於他的事，他進行強姦的真相，他們爲甚麼不去研究，而只談處女膜破裂及精液屬於他的這些，只這麼浮淺地談論過了便算了事，其實，距離事實的焦點還遠着呢！他們爲甚麼不在誰是原告誰是被告這點事上花些時間，或許這可能會使整個事件改觀的，因爲他們根本就沒進入事件的真相裡邊去，他們只

在外邊遊說，企圖使人相信，只根據第三者看見的剎那做爲立足點，在那範圍內去編排証據，當然，現場目擊者是最確實的証據，但那第三者所看到的只是外在的強姦形式，他在上，女的在下，這就是強姦，強姦就是這樣進行的。除了這形式外，被包含在所謂是証據裡邊的都是虛假的，但那却是最有力的証據。

倘若能把原告與他這兩個主角的立場來對調一下，那麼他會供出一切最真實，不受道德和尊嚴所束縛的，那是一種主動的，一種慾的需求；屬於一個十七歲少女的。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他已永遠無法去改變這個現實，去把他自己變成原告。他默默地垂着雙眼，在地板上搜索着，無神地，像已接近了死亡似的，等待着這場審判的結果。

她站在証人欄內，那份少女的矜持已被剝奪，庭外那些好奇的眼光，逼得她好窘，不時低下了頭，希望能得到片刻安甯，可是，不能，她必須隨時回答問題，必須抬起頭表示尊敬。她根本不知道回答的是一些甚麼，她只機械化地聽到問一句時就回一句，使她感到無限煩厭，對這場審判。在她內心底下，蘊藏着一個不能道出的証據，她真想推翻所有經已成立的罪証，可是，當她看到她的家人時，她只有照說，因爲那是整個尊嚴，不容侮辱的尊嚴。爲了照顧尊嚴，她只好說着那些証據，那只是說而已，可是這對於她本身並沒得到甚麼，反而增加了內心的痛苦和歉疚，她曾經想過自殺，企圖以自殺來作最真實的証據，結果是失敗了，只好被安排在証人欄內淌着淚講謊話，雖然在第三者聽來是會以爲全是真的，誰知道這完全是被尊嚴編改過的，她不能不說的。爲甚麼會有人要她說這些話，然後使被告罪名成立，然後去坐監，這不也是太殘忍麼？

她所以要流着淚，那並不是因爲本身所遭受的耻辱，而是哭被告因爲她的供証而將被判罪，在她良心上已烙下一道深深的痕；可不是麼？原本是一個無罪的人，但現在却要他來承受這項罪狀，蒙受這種不被理解的耻辱。她感到一陣陣癱瘓，倘着再講下去，她將再支持不住了，因爲，她已講得太多了，她不明白他們爲甚麼要設下這麼多的圈套，引誘着她一步步走進去，爲甚麼老是問時間，問地點，這難道能夠顯示出最真實的嗎？這完全是一種錯誤，一種使人感到矛盾的事，如果她把一次一次的時間錯誤幾分鐘，這或許能夠拯救被告的命運的。可是，當她一觸及家人的眼光時，她就感到矛盾起來，只好正直直的那麼說着。

她對着那一道道揶揄的眼光感到極度痛恨，爲甚麼人總是這樣，應該有所改變的，不能總是抱着那種腐敗的觀念，以及那種幸災樂禍的態度來對待那些不幸的人，包括她自己，她是一個完壁無暇的少女，一個含苞待放的十七歲少女，她應該擁有處理自己的貞操的權利，不應該被操縱在法律、道德與尊嚴之間。她並沒後悔這樁事的發生，那是一種自然的，但她怎樣也沒想到在事情發生後會產生這樣的後果；她會變成原告，他會變成被告，且要在証人欄內任人觀賞，要講那些她不願意講的話。她當時只是感到奇妙，因對他的好感，而產生了那種奉獻的心理，她看到他眼裡所蘊藏着的那道光線，像是期待着一些甚麼，所以，她穿圓領的衣，試圖因這樣而能產生一種美的結果，那種一個正常少女所渴望的愛，對性的好奇，因而她在環境的慫恿之下，無端端地主動地走入房間去，她毫無拒絕地接受了一切，那是一種滿足，她渴望已久的，就是她沒想到在剎那之間，當門帘被掀起時，一個最真實的事實却要被推翻，且要演變到審判的地步，那是不可能的，那原本就是一樁心願，不關別人的事，可是道德與尊嚴却不允許，那是強姦，除了這字眼已沒別更恰當的字眼了。如果她的家人能够把尊嚴擱置一旁，而以另一種態度來處理，那會很圓滿的，反正貞操的事已不能彌補了，那麼把它撮合起來，一切就過去了。

她看着那些人的嘴巴在不停地又張又閉，忽而緊張忽而緩慢，一切都在爲着一個罪名，是那樣的嚴重似的，但這完全是沒有意義的。她想他們所要求的，她都已经供給完，現在不知還要一些甚麼。她落着淚，淌着冷汗，她對自己已失去了信任，她不該再站立在証人欄內胡言亂語，她應該表明一個最確實的証據，然後把那些所謂道德和尊嚴一起毀掉，儘管罪名落在她自己身上，但她願意這麼做，只要能夠挽救被告，她是不在乎甚麼，她家人也不該再扳緊臉孔逼着她說那些証據了，這應該是改變的時候，她應該能够這樣做，她有這種義務，因這事件純粹是由她鑄成的，她不應該只是站在証人欄內說謊話，而是應該講她心底的話，去盡一點義務，何況這義務是包含着有意義的。她要恢復她自己，把原有的自己站在証人欄內，不再受第三者的指使，可是，她又發覺一切已經太遲了，她所說出的話已經太多，那些話已被錄爲最確實的証據，除非這事件突然發生戲劇化變更，要不然已無法再去更改，或許這變更仍然掌握在她手裡，她可以突然否認一切所供出的，但她却只是這樣流着淚淌着冷汗，一句話也說不出，靜靜地聽着別人在塑造罪名。

在進入一種無可挽救的地步時，她只有埋怨這世界的冷酷，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甚麼叫做有罪，甚麼叫做無罪，把真想把那些人咒罵一場，包括她的家人。這是一件跟他們毫不相干的事，竟然使用那種

所謂權利，把一個無罪的人來定罪，實際上就是這樣的。她只能忍耐着，積蓄着心頭那股憤恨，她真想不到被告訴說，她所以站在証人欄內，那是沒有辦法的，她不能擺脫這個束縛，他的罪名對於她並不存在的，那只是法律與道德與尊嚴之間所抓住的缺點而已，這並不等於有罪，那有罪的說法只是形式，只是一部份的人在尋求滿足。她對她家人的臉失去了信心，那是虛偽的，最不明瞭一切真相的，他們並不能代表甚麼，只是懂得說一個人犯下錯誤，有了証據證明那人有罪，那就是必然的，鐵一般的鞏固。事情並不一定要這樣處理的，雖然這麼做能使尊嚴得到伸張，但對整個事件並沒得到甚麼，尤其是貞操的事。從開始到現在，她是麻木的，沒意識的，所說出的只像是夢囈，她只是暗中祈求，這場審訊應該可以結束了，而且被告應該是無罪的。

她站在証人欄內，一臉表露着最尊嚴的憤怒，有把被告吞下肚裡或者痛咬幾十口的可能，她做爲一個母親，竟要蒙受這種耻辱，這點耻辱使她有沒有臉活下去的感覺，她無論如何也要使被告罪名成立，而且最好是絞刑，這樣才能發洩她心頭的憤恨。她掀起鬥她視覺所觸及的剎那就是最真實的証據，那種形式就是強姦，那麼被告是罪無可恕的。她未曾想過，她自己的離開會是犯罪的因素，倘若當時她未曾離開家，那麼這事情是絕對不會發生的，可是她不能理會這些，事情居然已發生，她只能這樣做，一定要被告去坐監，這才能補回一些甚麼。她沒想到被告竟會像禽獸一樣，一個堂堂的男子漢，會幹出這可耻的行爲，她把女兒辛辛苦苦地帶大了，就這麼便宜地被他沾污了，是誰也不會輕易放過的。她所看到的只是幾秒鐘的事，但她却說了很多，就是因爲要讓被告罪名成立，只要他們需要的，她都說了出來，她不能看着女兒流淚那種情況，她一定要報復，自己不能執行，只好讓法律去判決，這樣她才會心滿意足的。

溫任平

散髮飄揚在風中

我要攻擊的不是一隻老鼠，而是整個的夜。

——余光中：九命貓首句之變奏。

你走在鋼筋水泥的陰翳下，入夜的城爭着用妖媚的眼色去廣告猥褻的故事。有人在公園的草地上，用身體的暖暖去對抗群草的濕濕。有人哭着，用一種聽不見的聲音；訴說着，用一種講不出的話。而你知道，有一塊甚麼東西梗在胸際間，你大力地噴咳噴咳噴咳，但是沒有甚麼被吐出來。

所以你留着長髮，並且樂意讓風把它吹來拂去，因為這便是唯一的自由了。就算你願去坐禪，這莽莽叢林亦將不會允許。最好的木料做最不穩的床，最易腐朽的材做最柔軟的 *Knex Tissue*，菩提樹下的證果到菩提樹下的全然澈悟，只是老頭兒抽水煙袋噴出來的數個傳奇，唯最浪漫最非理性的人才會相信。

而你也不敢躲到斗室裏。慾望是會澎脹的，而你知道那張繫着金字「大吉」的紅招紙，並不如習俗所傳的那般能辟邪，就算能辟邪又待怎地？你躲得開田納西·威廉（*Tennessee Williams*）那一羣黑色怪鳥的撕扯吞噬嗎？你想避去海邊，但是沙灘上有太多很裸很肉感的身軀。海不再是涼冷的、溫柔的。你想就此遁跡江湖，但是荒谷草莽的廟宇主持卻戴着隨陽

光的強弱而變色的鏡片；古剎的知客僧是不曉齋戒的。

於是不知從甚麼時候起，你開始強迫自己去笑，把嗆咳時張得很大的嘴裝成一種仰羨欽佩不自禁的真情流露；且用一條無形的鞭，拼命鞭打自己，威脅着自己去灌進耳門一些名流的演講詞，一些風涼話，去不斷地頷首承認一些無關痛癢的熱心，去換取一些拍肩膀的好感。你自己卻嗆咳嗆咳，那一塊痰在胸口的東西翻翻騰騰。你強笑，不讓第三者看到你的肺腑，且無法不嗅那一股直湧上喉頭的腥味。而能受那種腥臭，據說是能適應流俗的一項證明。而你的散髮，仍然一點不拘束地飄飛，你不再需要梳子去珍惜這唯一的自由吧。

至於瘦那是沒有辦法的，因為你是中國的竹子，而就算是最修挺的竹也是空洞的。物質填不滿，精神缺乏來源。史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柏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交響樂底諸般樂器中並沒有古箏琵琶；齊如山梅蘭芳的藝術是一種逐漸趨向沉寂的古典；趙無極莊詰的構圖看不到多少東方。在夜的黑色愈來愈肥膩的時辰，你清醒地燃燒着自己且敲擊錘鍊詩；你瀟灑的吟咏，在那些把電唱機開得大大聲的人的心目中：是病態的。而且你的聲量不比他們用 Amplifier 打出來的大。他們在咖啡座裏高聲談笑時所噴濺的唾液，足以淹死三個現在的你。只是你仍活着，散髮如雲，在全無血色的庭院三聲呼嘯，你異國的聲浪淒厲如山魃夜哭，足以撼動萬里外黃土下悲憤的屈夫子底陰魂。冉冉升起，葉落無盡，滿眼是幽冷的意象。

是的，很瘦。但是風畢竟沒有吹走你。因為你的心比誰都沉重。况且生活總有許多細絲把你纏緊；你不是那種可以把甚麼都丟到腦後的人。所以你活着，嗅着槍筒的火藥味和兩隻石獅怒目瞪視的仇恨，痛苦地存在着。

少不免就有些朋友勸你連觀些；勸你剪短髮和留着長長的指甲，去服膺「百事可樂」哲學，去下圍棋去學晉代的清談。但是，你睡着了又會驀然驚醒，你在哄笑聲中發現靜思的滿足。走過千樹下，許多敲打連續撞在你的頭壳上，你看到蹲在溝渠邊那個嘔吐着的酒客底蒼白顏色。於是你一眼都是火，整顆心都赤紅如烙鐵，就是海明威一再提及的「絕望的雨」也澆不熄的；雖然，你的步伐一如那個在雨中奔跑的年青軍官，又蹣跚，又慌亂。

你不能永遠掩緊自己的身門。無論怎樣，你寧願痛苦亦不願麻木。而張開了聽覺，震耳

欲聾的是大聲讀報的「啊啊」、酒館子裏湊花題拼對聯的詼笑、請對方題紀念冊的虛偽頌詞。而遠方有戰爭。聯合國爲一個或兩個的問題激辯着。你走在街上，街頭有古裝女子持劍揮舞的英姿，在公共廁所裏你看到栩栩如生的交媾圖。而遠方有戰爭。許多代表們在指着對方的鼻頭謾罵。在一個富翁的墳前，有人唱祭文，只差沒有用電子吉打去伴奏；在同一個工作日的黃昏，很多人圍在一堆爲當天武俠小說中英雄的遭遇熱烈地討論着。而遠方有戰爭。你的髮很亂很久沒有梳洗，而故宮博物院冷冷清清，尋尋覓覓之後亦復找不到多少個有意義的影子。而遠方有戰爭。

就是這樣，這樣的無聊和失落，而它們的形成主要是因爲世紀的肚皮已然朝天、朝向月亮，而精神的高塔業已轟然崩落。人類恐慌懼地活在但丁（Dante Alighieri）的地獄中，被獅（驕傲）、豹（慾望）、牝狼（貪婪）所生吞活剝。那些迷茫失神的人在汽車和冷氣調節間裏、夜總會小歌女很能挑動情慾的小調中、在四寸厚的床墊上、在異性低窪的盆地裏試圖絕望地逃避無數人面獸（Harpies）的生裂、企圖「充實」自己。當然那種「充實」也可被稱爲「充實」的話，那它的形態不是圓潤而是悚人的「腫」。而你知道這些。你的焦灼來自你的知道。你在日記冊上這樣地寫：「那是一團泥，要把你拖進更污穢的無底。」就是爲了點醒自己。

你書桌前的座右銘是紀德（Andre Gide）一句懾人心魄的話：

「魚死的時候，肚皮朝天，浮在水面；這是他們墮落的方式。」

你知道你決然不能把醜惡的肚臍交付給很和平很可愛的風。那會很褻瀆的。而風是放任的、活潑潑的。葉維廉說：「因爲只有舒伸是神的，我就舒伸。」，而只有你的髮有舒伸的權利，啊，那便是你唯一的自由了。

所以你的子夜醒着。你啃着W·H·奧登的冷澀和納蘭性德的雅秀；你要把生命獻給一個，啊，一個沒有廟堂供奉的神。

而你不知道以後會發生甚麼。歷史會這個年代敏銳如雷達的知識份子寫下甚麼。但你聽過詩人安哇（Charil Anwar）說過他要活上一千年。而安哇也恰巧是瘦的。而這點偶然的發現，對你、尤其對你枯槁的心靈確然是一項甘霖似的慰藉。

無花果

1

這道走廊好深好長。在我左邊是欄杆，欄杆的對面是課室。課室內很忙很亂。雙眼緊張地找尋着我必須到達的課室。我帶着閃光眼鏡。這樣子會令我顯得書卷氣一點？那本教務主任交給我長長的厚厚的教室記錄簿安靜地躺在我的臂彎裏。上面睡着兩本筆記。再上面是我的手袋。我着綠色的套裝（套裝會使我的外表比實際年齡老一點）。風飛着我的頭髮。我的手心出汗。心跳也不再保持常速。三年的師訓生活，讓我有足夠的資格成為教員。我有豐富的理論上的知識。我通過了每一關理論的考試。我可以寫洋洋的宏言偉論。我懂得心理學我也知道教育倫理。而今，是我把理論付諸實踐的時候了。我能否永遠打勝仗？（設若我是基督精兵。）風飛着我的綠的可愛的裙裾。我忽然想起「桃李滿門」也想起「桃李滿園」。而我會否面對着一大批的未成熟的無花果？長長的廊，何時才能走完？

2

棕褐色的門緊緊地閉着。驕傲得不屑看我的來到。我是被拒絕在門外的陌生人。「第九教室；小五丁」。錯不了。門內的人忽略了我的禮貌。還是根本就不重視我的禮貌？我不再叩門。縱使我是被拒絕

的陌生人，我得進入。無花果沒有開花的過程（有誰肯費心去注意那似乎沒有存在的存在？）然而它們會結纍纍的果實。時間。永恆。從陌生人到領路人。路將會很崎嶇。有陽光。也有雨。而誰將是無花果樹上低垂的圓圓的葉？覆着那麼多那麼雜的無花果？

門內與門外是兩個世界。動與靜的中間是切不開的空白。兩個世界的距離就是那一道冷傲的門。不再猶豫。我必需跨過每一道現實。門才被推開一條縫，我就得忙着尋找避難所。粉筆頭、紙團、樹膠圈，等等。吻着我的每一寸肌膚。我能長縮？設若那是一條奔流的河，我也得想法子讓它不缺堤。斷水抽刀的事固然是蠢貨幹的，而爲了現實我不得不扮演蠢貨的角色。那道門在我背后無聲地闔上。於是我眼前有一道不算小的銀幕。粉筆頭是武器。女孩子的雨傘成了他們的武器。桌面與桌面的距離算是屋簷的交接。椅子躺在地上無力地呻吟。那是動盪的世界。那是暴動。那是精彩萬分的武俠片。有盲俠有獨臂俠也有獨眼龍。黑板上有很多骯髒的名詞。男孩子們飛躍在每個角落喊着打與殺。女孩子們再次主演啞啞婆婆的角色。三十多個太過春天的生命。他們是我的無花果？我還沒有開始，而我已疲倦。講師的理論不是這種偉大的場面。

「大家安靜，安靜下來，安靜安靜安……。」我的喉嚨早該被撕裂。我的聲帶早該被攫取。而我爲什麼還優楞楞地站在講台上？沒有人知道我的存在。（好流血的武俠片是最精彩最人道的對不？）而我爲什麼還要在這裏張着嘴吧揮着雙手地客串一個不被欣賞不被注意的小丑的角色？理論早該被燒死在門以外的世界。而那疊厚厚的有量也有質的兒童心理學與教育心理學早該被燒死在開始的母親的胎盤裏。改造改造改造。進步進步進步。什麼什麼的都是口號。你希望文明你要求進步你要與落後說別而你却不得不越文明就越墮落越敗壞下去。物極必反的道理你早該去了解了解。適可而止守着中庸之道才是做人的法則。不走極端或看風轉舵隨機應變才能越擠越深，越爬越高（誰會計較跌下來的慘痛？）。你該去看看那些名流的偉大把戲。黑板擦不知躲到那裏去睡覺。滿張桌子蒙着看得厭却看不了的塵埃。而我的教育理論只得客串塵拂的角色。還得扮演一下大法官的驚堂木。驚堂木壓熄了好多高漲的攝氏一百度以上的火焰。俠士們坐在桌面上揮汗。對着陌生的女老師轉着欺侮的念頭。而啞啞婆開始打量老師的衣履與鞋子。「哈，今年派這個來？才不怕。」暫時的寂靜裏爆出騷亂的火花。女孩子的掩着嘴角的假正經的笑與男孩子的豪放的笑奏出另一支旋律。「是啦，又是女的，這樣年輕，一定是胆小鬼，哼！」「哈哈哈哈哈……」胆小鬼？我遂想起野蜘蛛的可怕的顏色幼蟲的滑溜溜的身體剛剛誕生的見得到

五臚的小老鼠紅紅黏黏的蚯蚓在抽屜內跳躍的癩蛤蟆……上帝救我。兒時的回憶可怕的男全學的惡作劇我能無動于衷？只是我有什麼本事讓他們看不出我的胆怯？不想那些了。我該有一副駕駛他們的本事。第一天該上什麼課？進入這道門以前的數不盡的小時以前我已會背了。但那是理論。理論不適合于動盪的社會。除非有肯爲理論而犧牲而去實踐的人。理論該隨環境的不全而改變。時勢造英雄亦是英雄造時勢？「你們都是這裏的舊生嗎？」沒有自告奮勇的傢伙肯承認自己的底細。「你們之中有沒有新來的或是插班的？」我的用煩燥推砌虛僞的笑啦。俠士們還在淌汗還在表演橫掃千軍。而吱吱婆婆的嘴角開始泛起笑的弧形。「生，生，她是新來的。」感謝主！我不是豐啞學校的教員。「生，他去年沒有跟我們全班，他是從別班來的……。」「生……生……生……。」加油加油加油。又要有巨响了。第一天，名字點不成。桌位不能編排。老師只不過在表演一場傀儡戲。她的手她的脚她的自由被理論被現實綁得動彈不得。他們搞小集團。子曰君子羣而不黨。他們是否也懂？什麼時候才會懂？

3

忍耐是可以打倒一切的，但你過飽和的忍耐却可成爲攻擊的目標。課室裏，我想起悉尼波特想起仙妮丹尼絲。路遙路漫。而我能否有充足的勇氣支持到路的終點？愛、忍、怒。我能否以這三種表現去打勝仗？這些野性的臉孔都擁有說明一切的雙眼。五年級了，差不多都是剛剛適齡的留班生。他們的臉上開始繁殖青春痘，他們的聲帶也在轉變。他們懂得什麼？他們什麼也不懂，或許他們懂得太多？除了一年以上的書本幾乎只有骨頭沒有皮與肉。而小學一年級的課本裏的文字他們當生字。你要他們唸書，他們學道士爲死人超度那樣地呢喃。當你轉身在黑板上寫字，小紙團與紛筆頭便在背後襲來。「是誰丟的？」全班死寂。再問，還是死寂。而忽然間有人笑出來，於是每個都被打了強心針興奮劑，他們欣賞着女老師那早已生氣却不敢發作的滑稽表情。他們笑，這是笑的世紀。然後他們彼此調侃着講起頂下流頂下流的話。「他媽的，女人有什麼了不起？呸！」他竟敢當着我（女人）的臉罵起女人來？他大逆不道？不，他勇敢，他變態，一定是的。他叫亞明。我記下這個名字。小流氓們都爲他緊張，而我莫可奈何地聳肩，苦笑。「她爲什麼不會生氣？」左邊第二排第五個女孩子，她是秋燕。「生，他們說亦是基督徒弟，基督徒弟是不生氣也不恨人的嗎？」基督徒弟因爲本身是基督徒弟所以不得不裝出不生氣也不恨人（要

恨，但不飽恨）的一表虛偽。而我怎麼去回答這批不太單純的孩子？「生，我們去年那個級任也是基督徒，他常常在上課的時候講耶穌的故事給我們聽，他說耶穌說假如有人打你的左頰，你連右頰也得給他打，可是我們只罵了一句粗話給他聽，他就氣了我們整個禮拜，然後就走了，還到校長那裏去告狀，害我們關學兩點鐘……。」

「生，他還常常勸我們去禮拜堂聽道理，他說基督徒最神聖最高尚，可是有一次我看到他從禮拜堂出來就去打麻將，有一次我哥哥在酒吧的門口看到他走進去……。」

「生，我們的校長更死，我爸爸說他是教育的敗類；他整天在開周會的時候說什麼辦教育辦教育的不知道什麼鬼，可是他的兒子犯校規他都不處罰，而我那次遲交五天的學費他就要令我退學，他媽的鳥人！」

「噓，你們小聲一點好不好，你們那裏可以亂批評人。」

「生啊，妳剛剛來那裏懂，我們沒有亂說話，我們也不怕他，反正他對我們的印象不好，他認為我們沒有救，既使我們再用功再努力也沒有用。」

「哼，那個高高的鳥主任，戴着一個眼鏡，走路看天好像神聖不可侵犯，誰不知道他最七塊八，常常偷看女生，那些女生多麼怕他……生我不騙妳，這是我姐姐說的，在他還沒有來這開學校以前還強姦過一個女學生呢！」

「還有那個教科學的，有一輛車好像很 *excellent* 的樣子，每次要載女全學，男全學要弄幫他裝着沒有聽見，有時還會盯人。而女全學要是不坐他的車他一定扣分……。」

「哼，先生每次不許我們講這個也不許我們講那個，只會罵我們笨，那個英文老師還整天罵我們是 *idiot*，每個老師看到我們都臉烏烏；我們要打球我們要笑，他們都不允許，整天只要我們守規守規，做行屍走肉……。」

「孩子們野性十足，孩子們的牢騷，孩子們故意破壞校規故意搗亂，而人們痛恨他們，但是沒有人願意找出他們的毛病。在人們眼中他們早已死亡，世界上不會有藥，學校裏更不會有什麼特效藥。有些老師看到他們避之唯恐不及，我就會聽過一位女老師當眾罵他們沒教養沒出息死相。自尊心只屬於偉大人物的，不屬於孩子們的。他們够可悲，他們有自己的聰明與潛伏的才智，他們懂得愛也懂得恨，他們不愛做戲；然而做戲的「大人」們却討厭他們恨他們。」

「大人」們訂下了許多偉大的規矩，要他們活在規矩的影子裏，規矩抑制了他們的良好本能，規矩把他們鍛鍊成人工的白痴。「大人」的理論也剝奪了他們的自由，他們活在沒有自己的天地裏，於是他們要破壞要搗亂，因為沒有人賞識他們，也沒有人肯費心去了解他們。陽光不屑于透過枝葉給他們溫暖，他們是與蘇苔共發霉的無花果。老師們上他們的課只是敷衍，反正他們不會認真學習（這似乎是已成的定律），自己又何需白費心機？理論只能在「好孩子」的身上去實踐。

「亞明。」頭也不抬。他討厭我，只因爲我是女人。他恨女人，爲什麼？課本上的知識不能縮短我們每個人的距離。按着地址，在那個很熱的星期天的下午，我意外（在他當然是意外）地推開他家的門。他刻着滿臉的不歡迎見我。「你爸爸呢？」「不在。」「你媽媽呢？」「我沒有媽媽。」他對我喊。「沒有其他的人？」他的眼裏有太多的不耐煩。而我必需接近他。可是我是女人，他恨女人。他說的。他們也說。「你願不願意信任我？」「信任妳？」「一連串的笑。」我爸爸說的，每個女人都不可靠；當他還小的時候，他的母親把他賣掉，他一直得不到父母的愛。他們生下他，却不要負起養他的責任，他們害他在各方面遇到挫敗，他恨他們。而我呢？我生下來不滿一歲，我爸爸遇到車禍不能工作，家裏很窮，我媽媽不願我們，走了。人家能够好好地享受天倫之樂，人家與我一樣都是人，爲什麼我不能幸福？爲什麼我的家裏沒有溫暖？我的父親，他可憐，他會說他的空虛，所以他喝酒，他把賺來的錢都拿去給女人，他說他要報復；我的家沒有溫暖，我也沒有愛，我需要愛，但是誰知道？假如不是我的媽媽，我不會這樣，我……。」「一顆失去愛的心，十二歲的早熟的孩子，他懂得太多。」「你就不能原諒她？或許她有苦衷？」「不！」「那麼，我能幫你什麼？」「不！」時間，時間與行動可以溶解他對我（女人）的仇恨。

女老師的裝束是女學生們批評與研究的焦點。當我在講台上發覺她們所投給我的羨慕後，我不再在無意間使自己成爲時裝模特兒。「妳教我們彈鋼琴。」在黑白琴鍵上，她們的天才不再被隱藏。他們老是爭取發言權，他們有領袖慾；於是他們成爲講台上的臨時教師。他們到草叢裏找蚱蜢，他們爬到樹上摘鳥窩，他們到河裏摸泥鰍，他們是野孩子。於是我們在課室以外成爲朋友，我得對他們表示興趣，他們都有不全的家庭背景，但他們都是窮家子弟，他們要發揮自立的能力，但他們不被重視。在家裏，他們得做好多好多家務；在校裏，他們得守規。他們的活力他們的自由都不是屬於他們的。他們只是被忽視了的存在物。可是他們得存在，存在在大人定下來的規矩裏。當然他們不能（也不願）循規蹈矩，於是他們被套上很多罪名，而罪名都是來自大人的忽視。大人爲他們寫下了公式，要他們照着公式去走，可是公式不能給他們生命，所以他們是叛徒，是問題孩童。他們有自我，但他們的自我不被承認。他們需要了解，可是沒有肯去了解他們的人。他們有委屈，但他們的委屈却不存在于大人心中。他們有潛伏

的天才，但在大人眼中，他們只是廢料。他們好像是泥，大人總要依着自己的喜歡去捏他們成形，塑他們的像。對自己，他們已不會存有希望。因為大人所教給他們的就是想法子讓他們去了解自己的無望。校長總愛到班上打遊擊，而每次我總會被召到校長室。爲了那些野孩子，我們頂過很多次咀。近門口的那個座位經常是空的，我代那孩子所做的解釋不獲諒解。不肯付出自己的真誠去了解人，又怎能獲得了解呢？

八點以前那個位子是經常空着的。「生，我沒有了父親，我母親半殘廢，剩下我和弟弟，我必需做完家務才可以來學校，而且每天早上我還要煮豬飯，餵豬等等，這些就是我們的生活費，所以我……」你還忍心說十二歲是野孩子的年齡嗎？

許是從來不會受重視與被了解，所以當他們得到重視與了解時，他們即脫下野蠻的外衣。當然我們也會有爭執，也會有生氣的時刻，那麼他們總是在臉上擺起濃濃的抱歉。他們開始學會整潔，還有禮貌。對他們抱着成見的人也都不再固執。慷慨激昂的教育家也少對他們高喊教育的失敗。他們是雲，很輕快地飛。課室裏流滿藍天的白雲。

5

那是很濃很濃的積雨雲。不會有暴風雨。不過天氣總陰沉得可怕。

「生，妳不能不走？」「生，妳回不回來？」「生，妳不留下來我們也不要留。」「生……。」孩子，或許你們都早熟。但有很多人爲的制度你們又豈會了解？不是爲了追求理想才離開你們的懂不？你們就是我的理想。可是現實之間總是隔着一道長長的距離啊！

戲劇與人生

■一九七〇年九月廿七日在劇藝研究會的演講詞

戲劇的起源，最早應該是由於要發洩情感。因為喜怒哀樂，都是基於外在的刺激。直接的反應，發之於歌於舞；間接要反應，便是模擬。神和鬼都是模擬的對象。

裝神扮鬼，除了發洩自己的情感之外，同時也可恐嚇頑愚，樹立權威。到了有別人來歌來舞扮鬼扮神之時，觀賞的人卻可享受，把這些當作娛樂。到了發展到可以演述故事時，進而成為教育愚庸的工具。

戲劇的發展和流變，東方和西方是相似的。「歌舞之興，其始於古之巫乎」？在周朝，除了巫舞之外，尚有頌舞。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所以有專業的人士——優伶。優人大多以侏儒充任，以滑稽調笑而取樂於人。（古代羅馬的宮廷和後來法國帝王的身旁，也常有一群侏儒。）至於伶，原是樂工，在黃帝時代就有了。

到了漢朝，有所謂角觥戲；「其民三三兩兩，頭戴牛角而相觥」。（任昉：述異記。）還有傀儡戲：「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杜佑：通典。）這兩種玩意，西洋人也有。

魏晉南北朝時，不只是片斷的歌舞，由於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似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以入歌曲」。（崔令欽：教坊記。）這便成了最早的歌舞劇，有歌有舞而表演出一個故事來。到了唐朝之後，開始著重故事，歌與舞逐漸成爲表達故事的形式。這就有點像西洋的芭蕾舞，用音樂與舞蹈表達故事。到元明雜劇，挿以科（動作）白（對話），戲劇的形式便已完備。

由於語言風俗及音樂格調的不同，各地有各地的地方戲。我們常見的，就有廣東戲、潮州戲、福建戲和海南戲等。這些又與西洋的歌劇相近了。

西洋戲劇發展到啞劇已有完備的形式，雖然是演述故事，卻仍是有教育愚庸的作用。芭蕾舞和歌劇固然也演述故事，故事的本身卻是次要的，而是歌舞和音樂的藝術的形式表現。這一點，和東方稍有不同：因爲華樂的樂器，雖然也有管有弦，比不西樂的複雜，華樂只是「配角」。

用樂、用歌和用舞仍不能完全表達如意時，乃用真人表達實事，於是就有舞台劇。舞台劇傳到中國，便有所謂「文明戲」。「文明戲」是以演述故事爲主，可以說是話劇的前身。到了「話劇」時代，劇本成了非常重要的因素，要排要練，不是胡縐，成爲一種藝術。

在抗日戰爭期間，爲了宣傳日兵的殘酷，鼓舞民心，盛行一種專爲宣傳的街頭劇。演員就混在觀眾之中，假戲真做。戲演完了之後，可能觀眾還不知道他們只是看了一齣戲而已。

我們現在談戲劇，我想應該以話劇爲主。

話劇的靈魂，便是劇本，正好像的音樂會的樂譜一樣。導演好比是指揮，要通過他才能表達原作的精神。接下來，當然是演員。此外，舞台、服裝、化妝、道具、音響和燈光等，都是增加演出的效能的因素。例如不久以前，姚天平兄改編的「憩園」在吉隆坡上演，加上二胡的伴奏，使整個演出增加了一種氣氛，讓觀眾得到多一重的感受。

在座諸位都是對於劇藝有研究的，我不敢班門弄斧，所以關於話劇，我不敢再談下去。現在，我想提一下電影。電影是一種新的戲劇形式。我們一年難得看到一次話劇，而我們天天都可看到電影。電影所要表達的，要與真實生活相接近。演古裝戲，也要使它能和觀眾的日常所見所聞相似。這一點是與話劇完全不同的。話劇是演戲，儘管佈景逼真，上台上下一定要有一段距離，也就是說台上一切，要較爲誇張而不能和現實相似。（話劇和文明戲街頭戲不同之處在此。）電影明星要化妝，那是爲了燈光和

拍攝影片的關係，話劇演員的化妝卻是強調他是在演戲。所有的地方戲的演員，沒有臉部不塗白粉的；連日本的藝妓也是一樣。

電影可以充分利用攝影的技巧，使它比現實的還要更逼真。例如大火燒屋，你清清楚楚地看到熊熊的火焰。加上可伸縮的長距離鏡頭，使到人與景可以隨意疎縱。還有特寫鏡頭集中在一個部位：一張嘴巴、一對眼睛或是一隻戒指，使觀眾很容易有一個鮮明而難忘的印象。女主角掉下的一滴眼淚來，只有電影才能使全體觀眾看得到。

話劇的活動範圍，局限於舞台；能夠看見的只有舞台的正面。而舞台上的一切，全部要同時進入觀眾的眼簾。電影可不同了。導演要你如何看，你就只能那樣看；導演要你只看甚麼，你就看不到其他。場和景，固然不受限制；時間也不受限制。甚至於還可用字幕來解釋。

舞台的帷幕揭起，觀眾就一目了然。電影可以慢慢來。不滿意，還可再拍。拍成了之後，再可以剪，可以接。一切做到滿意時才呈獻出來。儘管有人說電影是藝術，事實上只有導和演還談得上藝術，其餘全是科學的技術，甚至於可以說是機械的技巧。

不過，電影總是戲劇之一種。談戲劇與人生，就不可忽略它。

無論戲劇的起源如何和形式如何，我想：戲劇應該是凸出的反映人生某方面的感情的衝動或衝突。莎士比亞說：人生就是舞台。既然人生就是舞台，舞台之上便得凸出的反映人生的一切來。莎士比亞的戲劇在英國上演，或是翻譯成華語在大馬上演，都可以使觀眾得到類似的反應。因為它所表達出來的故事，雖然是日常人生中的，卻是凸出的。所謂凸出，不一定是特殊的，也不一定是奇異的。莎翁的劇本，每一部都有它凸出的地方。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等，其中的人物，都是我們常見的，故事也是平凡的，可是，通過劇作家的手法，凸出的表達出來了。

戲劇要反映人生，而人的生都充滿了感情的矛盾和衝突。最普通的如男女之愛與家庭父母之愛，發生了衝突；或者是個人感情與理智的衝突；都是戲劇的材料。寫出這些來，使觀眾有身歷其境的感受，然後有如釋重負的輕鬆，或是私自慶幸的愉快；甚至是洒一掬同情之淚的發洩。

我們說戲劇反映人生，並不能像鏡子一般反照出來。反照是形相的重印，那會單調泛味的。因此，人生的一段插曲，必須透過劇作家的心靈，使它美化，使它普遍化，而且使它濃縮起來，不要浪費觀眾的時間與精力。

至於導演和演員，便是直接來傳述的。他們直接傳述劇情，卻不是他們的本身的故事。傳說蘇加諾的日籍夫人蒂薇要做電影明星演「香妃」，這可能適合，如果要演「蘇加諾夫人」，反不易傳神了。

有一個笑話說：一個演員很會演悲劇，演到觀眾都忍不住流下淚來，她自己更是熱淚縱橫。有人說她真正演得好。另外有人說她不行。這是演戲嘛，怎麼可以假戲真做哩？到第二次再演，台下的都在哭，她自己卻連一滴眼淚都不敢流了。

演員的主要責任是要使全體觀眾或多或少的依據劇本的需要和導演的要求，受到影響，獲得某一種印象或感受，或者發生感情的共鳴。演京戲的「捉放商店」，當陳官拔刀想殺曹操時，台下的觀眾常常會喊：殺死他，殺死他！殊不知殺死了曹操，戲便演不下去。

戲劇之目的，不是赤裸裸的描繪人生，一定要誇大或強調。化妝服裝燈光音響等等，都是要協助誇張劇情的。也就是說：戲劇與人生之間，必須要有一段距離。從前的戴面具，後來的畫臉譜，今日之面部的濃厚的化妝，無非都是要使演員和真人不相同。從前南京夫子廟的清唱，演員沒有化妝，出場之後，背向觀眾；另外有些戲的演員，手持扇子，半遮半掩；也都是要表明他們是演員；不能在表演之前，讓觀眾看到他們的廬山真面，發生一種「演員不和我們一樣嗎」的感覺。

電影不需要有此一重間隔，因為每一位觀眾的感官方面，早已明白這不過是銀幕上的幻影。而且即令不是滿銀幕，人和物都是碩大無比，和我們的真實生活所看一切，全不相稱。例如我們看由舞台劇拍攝的電影（如楊門女將），便有格格不入之感。因為加上兩重間隔，又顯得是「假」的了。

戲劇不可描繪人生，也無法介紹人生。真正要介紹一段人生，一定是無法完整的。正如寫文藝小說變成了錄述一個故事，格調是不會很高的。

歌舞和歌舞劇的基本不同之處是後者要演述故事。嚴格說來，戲劇所要演述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所孕育的情緒或情操。西廂記所表達的鶯鶯和張生的愛情，決不只是待月西廂的故事。電影中有所謂記錄片，看記錄片的味道就完全不同了。才子佳人後園相會的故事，連紅樓夢中的賈母都嫌沒有味道。可是西廂記因為有崔母的攔阻和紅娘的牽線，劇情有曲折，便趣味橫生了。

個人的感情，免不了有衝突的時候，把這一段感情的衝突表達出來，便是很好的戲劇。哈孟雷特可作代表，其中的各句：「是耶，否耶，乃成問題」，便是基於個人的感情有矛盾。

人物個性的衝突，更是戲劇的好材料。姚天平兄改編的「頑園」，便是例子。凡是有情感的人，對

於人和物的反應，不僅與本身會有不協調的時候，而且很容易與別人對於同一事和物的反應，發生尖銳的衝突。這更容易招引起同情或反應，觀眾一定會發生共鳴的。

「日出」可以說是反映社會階層的衝突的。那位不出場的金大爺，反而成了觀眾心目中的主角。爲什麼？原因很簡單：誰沒有遭遇過金錢的迫害！

反映傳統觀念的衝突的劇本更多，例如「原野」「雷雨」和易卜生的「娜拉」。

在這裏我所引述的例子不多，諸位可以逐類旁通。不過，無論是甚麼劇本，歷史劇如「屈原」，神話劇如「牛郎織女」，甚至於閒諷劇「野玫瑰」（即後來的「天字第一號」），都是凸出的反映人生的感情的衝突。

基於環境的差錯，最易引起感情的衝突。譬如忽然發覺熱戀中的愛人是自己失散多年的親妹妹。其次，感情方面受了冤屈或者委屈，也易引起觀眾在感情方面發生衝突的共鳴。這些便是人生過程中常見的戲劇性。

所謂戲劇性是突發的，出人意表的，看來似乎是不可能的。我有一位朋友，從前在香港做難民。有一次，身上剩下二毛錢，餓着躺在牀上已有二天，實在受不住，便想去某店去買隔夜麵包，四毛的麵包只賣二毛。因爲僅有二毛，怕它丟掉，便將它死緊的握在手中。可是餓得太久，手已經沒有力了。要抓緊反倒使手麻木了。錢便滾到馬路上。他想：這就糟了。這個銀角果真不偏不歪的滾入水溝中。在我們一生中，如果有這些遭遇，便可寫劇本。

我們有戲劇性的遭遇，也可能將我們的遭遇戲劇化。例如某醉漢誤入女廁所，發現裡面有人，一面退出來，一面說：「小姐，對不起，我不知道有人在裡面」。

最後我想提一下喜劇和悲劇：

有人說：日本人是一個悲劇的民族。這就是說日本人富有犧牲精神，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其實這就是我們華人所推崇的忠貞道義的節操。從前的那些忠臣節婦，都是悲劇的主角。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故悲劇更易吸引觀眾；可是悲劇的角色，要有真正的感情；也最不易演。因爲眼淚不一定能够表達悲劇的精神；悲劇常常是使人欲哭無淚的。

喜劇可不同了，要適合世俗的期望，主角達成了心願，所謂大團圓的結局，使每個人都喜笑顏開。情節已使觀眾心花怒放，演出倒成了次要。喜劇的結局受了限制，演技無關宏旨，所以只得在詞藻和演

唱方面下工夫。京戲和其他的地方戲，同一個調，因為詞藻美，所以百聽不厭。加上唱，又可唱一種韻味來。觀眾自己會唱，再去聽別的演員唱，反倒另有一種享受。這可能也是話劇不易發展的原因之一。戲劇可以說是假的人生。如果人生真的是一個大舞台的話，那麼觀眾只有一個，那就是上帝。

當假的當作真的時候，真的也成了假的。在台上，一投手，一舉足，都要與真實有點距離。因此，台詞道白決不是真實的交談對白。加上要使觀眾清楚明白，不僅對白要慢，動作的幅度也要大。喝茶也好，抽煙也好，讓每一個觀眾看在眼裡，反應在心裡，哦，他在喝茶了，他在抽煙了。在日常生活中，誰會去注意對方在喝茶抽煙呢？同樣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相對而談時，有時是不言而喻，甚至於是無聲勝有聲。觀眾是第三者，但是你要使他們有第二者的感受；又要講給他們聽，又要演給他們看，還要使他們心理的反應恰如編劇導演所期望的，也就是說：整個觀眾的情緒已經被控制了。

戲劇固然是人生的反映；反過來說，人生也可以受到戲劇的啓示。古代中國的平民教育，除了家庭社會，就全靠戲劇。小自積德行善，孝親尊長，大至忠君愛國，死命殉名；大多是從看戲中得來的教訓。不過，戲劇的教育意義愈來愈淡薄，戲劇進而為一種藝術；藝術便不是工具，而是一種美的表達的媒介。通常一種藝術的表達，只需藝術家和工具。但是，戲劇卻須透三重不同的「人」的工具，那就是編劇、導演和演員，真正的工具倒成了輔助。如用美術音樂來比，演員是畫筆與顏料，演員是不同的樂器；因此便更有深度了。

戲劇是真和假的問題，人生便是有和無的問題。明白了真和假，看透了有和無，戲劇也好，人生也好，都沒有甚麼差別了。從前寫章回小說的人，每章之前來兩句對聯一般的提要，我如今也湊兩句來結束我的講演：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乃健

遠在昨日

接獲你郵寄給我的那份祝福時，才恍悟自己的生辰已遠在昨日了。昨日平淡的溜逝，天藍依舊，陽光依舊。像這三年來許許多多遠去的日子，我的昨日只能在筆記里潦草的爬行，在試管里變色和沉澱，在夜讀後熄燈時被擦熄。昨日公式得像每個早餐吃進去的麵包和牛奶，滑過同一條食道，同一個腸胃；我絲毫嗅不出一丁點生日的氣氛，甚至我的記憶也忘了告訴我，二十四年前，我是哭喊着到來呼吸這層大氣的。

這麼多年來，我的生日都在平淡中渡過，沒有小洋燭，沒有蛋糕，沒有誕辰快樂的旋律，而我也從來不會對這些奢侈有過任何的嚮往，因此當你來信說不能和我共渡誕辰而悵悵時，我的心雖然有過片刻的低沉，然而很快的我又再開朗起來了。淡淡的悵悵像漫漫的霧，全屬于陰翳的心和低腦的盆地；既然我們生活在風砂的日子里，我們就該活得像株龍舌蘭，在苦旱里也活得生機盎然，你說，是不是？

戶外的夜色正濃，我蹣跚到鐵柵旁，支頤而立。街燈的光暈里有着數不盡的

夜虫在迴旋，牠們正在爲自己的生日而忙呢，還是爲自己明日的葬禮而舞？我靜靜的望着牠們，聆聽着腕錶的心跳，時間的心跳，忽然間我覺得在這個靜夜里有一輛馬車，正挾持着風砂，軋軋然的碾過夜色奔馳。我再傾耳細聽，對了，就是這輛馬車，逝者如斯，不捨晝夜的正是那滴嗒的馬蹄聲，穿過過茫茫的混沌，穿過過朦朧的古，穿過過鑽木取火的初民，穿過過貴族和農奴，匆匆地擄走了牠們的笑聲和哭聲。

再傾耳，那滴嗒的蹄聲低低的，隱約的响着，彷彿還離得很遙遠似的，但是我知道它正在不停的向我奔來，終于有一天，除了白骨之外，我的所有都會被它洗劫而去了。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這輛馬車不是拉一千條絆馬索就可以去勒住前蹄，也不是挖一萬個深溝就可以把它陷墜的，至于那些失去的笑聲，追尋也是徒然的，奈父不是曾經追日嗎？千年之後，日出日落，星昇星沉，而奈父呢？當年他在大澤里落下的脚印，都該讓泥土填平了吧，泥上的羨藜，大概也記不起這個狂人的呼嘯了。

一隻飛蛾向我撲來，落在我的衣襟上，奄奄一息的鼓着翅，牠會不會在死前仍留戀那段毛虫的青春，像我們，總愛留戀逝去的過去呢？你還記得嗎？我們在追憶一些美麗的往事時，不是總愛說能够重溫舊夢該有多好的夢話麼？要是真的我們有一天能逆着湍流，向時間的上流拉繆而上，像回航向過去的山峽和港灣，啊，那時一切都淡了，淡了，不管那是過去的歡樂，還是過去的悲傷。我們不是很响往過去求學那段時光嗎？但是如果我們再回歸童年，再重溫幼穉園而小學而中學的舊夢，再唸回過去的課本，再體驗同樣的考試，我們感到的將不是快樂而是悲哀了！我們珍惜過去，但又不願再走回起點看到終點的路程，那麼爲什麼我們不把視野移向明天呢？明天也許有風暴，也許有太陽，但是明天永遠神秘，永遠走不完的。

也許你要反駁我了，風燭殘年的老人也有走不盡的明天麼？那你可又誤解我了。小我的明天有盡，大我的明天却是無窮的。頭上的天空閃爍着星光萬點，我

仰起頭來，讓不知飛渡了多少萬光年的星光斟滿了我的眼，像封藏了不知外少個冬天的陳年老酒，斟滿了深逐的杯。廣袤的宇宙在億兆年前對我們是何其的陌生呀，我們誰也無從想像得出，究竟萬暗中是如何燃起第一朵火花來的，那是星雲的誕辰，我們組織里的每個原子的誕生，那時候，時間，時間如果像流水的話，該是一道剛湧出源頭的山澗吧，那當兒，無數的小我活在一個未成形的大我里，而大我來自那火光第一瞬眨眼的神跡。從那一刻起，直至原生質的產生，我們，由大我中個別分裂出來的小我們，就開始了整個生命的歷程。這不是一個有終點的短距離賽跑，不只是五百公尺，或者五千公尺，它是一場接力賽，從混沌到第一個單細胞到直立猿人，我們以不全的形象接棒和傳棒，非我的我以綠藻，以水族，以兩棲動物，以恐龍以猛獁的形象把燃着火的棒傳着，我們是傳火者，不管老了多少次，還是要把火傳下去，在明天，在明天的明天……

我的生日已遠在昨日，其實何止遠在昨日呢，它簡直是遠在千萬光年外，遠在太陽系以前，遠在時間的源頭！

鏡花水月

我不知他是幾時出現的，我的精神一向來却很散漫，很壞的記憶力。也許他是和我一齊來到的，也或許他是在我一眨眼間來到的。我根本不記得我是否認識他，他的臉也有五官，但可能我眼睛不太好，醫生說有點散光；我始終看不清他到底是甚麼樣子的，我只抓到一個模糊的視覺輪廓，他的眼睛生在該長的地方，上邊是兩道眉，中間是鼻子，鼻子下是嘴巴，兩隻耳朵，這是一個人啊！他可能是我的朋友，更可能是一個陌生人。

但，管他呢，我們現在一隻舟上，舟在湖上，湖可能是圓的，我說可能是因為我覺得湖應該是圓的，或許這隻湖是方的、長的、三角形的。但這不要緊，反正這是一個有水的湖，我的舟是小而黑而扁的，那種載不動許多愁的，上邊是兩個白影，我和他，我和他都穿着白衣，而月光也是白的，我看着他的膚色在月光下是蒼白的，我想我的也是。

今晚的月亮是很美的，照在死水的湖上，我喃喃噙着湖光湖光，但山色呢？既使我叫山山不來，我連能走去的一座山也沒有。我唉的一聲，他也唉的一聲。我原本已忽略了他的存在，這一聲綿遠的嘆息使我抬起頭來，仔仔細細打量他。

但我越聽我就越驚奇，這個人我的的確認識的，我明明看過他，但我實在又記不起，

他對我是太熟悉，熟悉得令我視若無睹的陌生。

一點風也沒有，湖水完完全全死去，倒映湖中，驟然發現此人像我，但我還弄不清他是一點點像我還是很多像我還是完全像我。

我問：你不是也覺得我像你，或是你像我呢？

他恍然一笑，我心又一動，這種笑容在鏡中是多麼熟悉，我臉上的肌肉也隨着他的笑而振動出同一個笑態來。

或許是我像你。他說：這是不重要的，只要你覺得我們相像就相像了。

我們是相像呢！我說：連聲音都一樣。

但是我們畢竟不是完完全全相像。他舉起手，拂拂額上垂下的髮。

你連手勢和動作都像我呢！我叫起來。

所展露的都相像，所內藏的都不像，我們的性格、意志和勇氣都不像。他的聲音平靜得像無風的河水，而我剛才叫得像甚麼呢？我忽然羞慚起來。

他說：我和你最大的不同就是勇氣，你常想做一些事，但你沒勇氣去做。

我是有顧忌，不是沒勇氣。我不高興的反駁他。

你想知道我們的身軀是否也一樣相像呢？他笑得那麼超然，他的笑是我靈魂渴求的，傲骨得如雪中一支梅。

讓我們把衣服脫去。他很快脫得全身赤裸裸，月光照着，他的身軀綫條柔和得如乳。有風吹來，他且迎風站起，雙手高舉向月，這是一個拜月的人還是月之子？他和月光融洽得無縫，赤裸純潔的光輝，令我目爲之眩，眼爲之盲。

這就是我和你的不同，你不是一直想這麼赤裸裸站在湖中讓月光爲你洗浴嗎？他的話輕得像風，却凝冰在我心中。

我有顧忌，我說：四週可能有人。

但你爲甚麼不先用你的勇氣來做呢？做了你就不會有顧忌，你應該做自己想做的事，你爲何這麼關心旁人眼光的價錢呢？

烏雲飛來，月光隱去。我眼前一陣漆黑，只聽到那似哀怨不知哀怨的聲音，幽幽冷冷的

你一定時常不快樂的，因為你過的不是內心的生活，你常常要做一些事，但你却有種種的原因阻止你這麼做。

你會憤恨得要殺人，但你是不會殺人的，不是因為你仁慈你善於原諒，實在是沒有勇氣。

你只能在你的夢幻中去殺人。你想刺激，假如你能因刺激而快樂，你還有甚麼理由不會你自己快樂。

烏雲移去，月光重現。刹那我覺得我雖然穿着衣服，我在他面前仍然是赤裸的，透明得如一座玻璃。有這麼一個知悉你一切的人是可怕的，我的眼熱起來，我像能感覺我的眼神是暗青的。

你想殺我，是不？我知道你不喜歡別人透視你，你有太多的秘密枷鎖着你，你夜夜做夢，你的夢是彩色的，但都是惡夢。

天呀，這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我不想再見他，我用手掩起了臉，但我又馬上放下，我要看看這個看我如同玻璃的人。

他不知幾時穿上衣服了，寬袍大袖的白袍，他一手拈一朵花，繽紛的色彩，檀香的味道。這是彩虹上採來的花。他說。

神話，我聽過的。

唉，你這個人，這只是因為你從來沒有想過要如何爬上彩虹去。

你是誰？我問。

我是你。他答。

我是我，你不可能是我。

不可能的事都是有可能的。

我伸手摸他一把，却摸到了空氣，他是無形的，但他的確是坐在我對面，和我談了那麼多話。

不要試探，你永遠不可能知道我，而我正是那一面。

我已不驚奇了，我的心早已逐漸硬了，血也逐漸冷了。我看着面前的「我」，那是我多

少年追求的我而始終是一個幻夢的。

你知道我爲甚麼讓你見我嗎？他問。

不知道。我回答。

因爲我要離開你，我應該讓你見一次我。他說。

我不知他說甚麼，他從來沒和我在一起，他怎能說是離開我。

你看月亮。他指着。

很美，但拿不到。我說。

你瞧水面的月亮。

更晶瑩，更虛幻。

你拿過沒有。他再再問。

沒有。我搖頭。

那你怎知水中的月是虛幻？

我無言以對，默默。

你怎能知道到底是天空的月倒映水中，還是水中的月倒映天空。

我從沒想過。

但凡你沒做過的事，我都要代你做了。

他遞我以那一朵七彩的花。

我接過，花在我手中無形。

他站起，輕飄飄得如一朵雲。

他忽然向水中一躍，抱住了水中的月。我自然的伸手抓住他，我自然是抓不住甚麼。

我大叫。但是無聲。我大駭。

良久良久，湖中的水仍然波蕩着，湖中再無月。

我忽然明白了一切，我已失去「我」了。我大慟，我知道，等湖色再靜，等月在湖中再成月時，我就不是我了。

湖水漸漸的漸漸的不再漣漪，碎月一片片的拼攏，轉變之前，我終是會先暈眩的。

星期六的歌

房裏的光線很暗淡。偉雄把衣服穿好，用手把滑落在額上的髮辮撥了撥，低聲向躺在床上的秀蓮咕噥了一陣，最後說：「我走了！」

「這麼快，你捨得？」秀蓮把白色的被單遮掩住自己的身體。聲音帶尖，帶細，很撒嬌。

「小蘭呢？」

「她？我把她送到我母親那兒去了！」秀蓮伸手到床頭，抓了一件衣，往自己的身上穿，坐了起來：「喂，把燈開一開。」

燈。亮了。

秀蓮往桌面上的鬧鐘瞥了一眼，把眼睛掉開時，剛好落在偉雄那張蒼白而英俊的臉上，他那兩顆眼珠，黑黑亮亮的，注視住她。

她明白。

「把桌子面上的皮包拿給我！」她命令似的說。

「秀蓮！」

「替我拿過來。」她的聲音亮了，亮過後，又弱下去，有點難過的：「對不起，偉雄，我總愛這樣命令你。」

偉雄沒說甚麼，也沒表示甚麼。他把皮包交到她的手中，看着她把一張五十塊錢的鈔票從皮包裏抽了出來，交給他：「拿去，你very需要它。」

「秀蓮，我，」偉雄遲疑了一下，把錢接過：「我走了。」

■偉雄的獨白

已經很夜了吧！沒有錶。我實在太窮了，連一隻錶都買不起。離開秀蓮時已是十點多一點，十點半不夠。我已經走過好多條街道了，街道兩旁的商店都已關上了門，有十一點了吧！或是多一點。但，不會是午夜十二點，我敢肯定。

我袋子裏有五十塊錢，照理說，我是應該早點回去的，五十塊錢裝在一個獨身年輕男孩子的身上，要是碰上了搶劫的，我不但會丟失了錢，也許會被刺傷，或者匪徒一不做二不休，連命也會丟掉的。

五十塊錢，雖不是我去賺的，却也是一個守寡女人的錢呀！哦！秀蓮，我怎會去搞上她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記得那一次，我湊不足錢交學費，就向同宿舍的小王借，他却叫我去向房東的妹妹借，就是這樣的，我向秀蓮借了五十塊錢。每個月，家裏的母親湮了一筆足夠我付房租的錢之外，其餘的費用就得靠我給報館寫點稿，和下午從學校回來去給幾個學生補習來湊足了。

母親幾次的來信，叫我別讀書了，回去。我怎麼能够回去呢？我的理想，我的夢，不就全碎了嗎？母親一次不如一次的把錢湮少了，我也了解自己家境的窮困，又爲了要把大學唸完，我就得這樣挨下去。

那天，我是領了一筆補習費和稿費，湊足了五十塊錢，送去給秀蓮。秀蓮不和姐姐同住，她住在另一條街。她有一間小小的房子，那是她丈夫的遺產。我去敲她的門的時候，她剛好要出去，知道我是還錢而去的，她就把自己留了下來。她並沒有要回她的五十塊錢。她說

她缺乏金錢，她缺乏的是男人；她坦白得可怕，我也顫抖得可怕。她抓住我的手，我看她的臉，她的眼。她的眼就是那種寂寞女人的眼。那件事就那樣的發生了。我一切聽她的，每一個星期六見一次面。事後。她送我五十塊錢，每一次我都不想要，却又受不了金錢誘惑，我又收下了。

母親知道了，不曉得會多傷心！她的兒子到城裏唸大學却泡了一個寡婦。我也不想這麼做，我真的不想這麼做。當我這麼做之後，我就不再要母親給我匯錢了。我告訴她我找到了一份可以半工半讀的工作，書又可以唸，錢又可以賺，她當然高興。

現在，我覺得，我愈來愈痛苦，原來秀蓮還有一位十歲大的女兒。有一次，在街上碰到秀蓮和她的女兒。她告訴我是她的女兒，名叫小蘭，還叫小蘭喊我一聲哥哥！我覺得我是個罪人，一個有了污穢的人。每一次和秀蓮幽會，小蘭就被送回外婆家，要是小蘭她知道了自己母親和我的工作，她會怎樣想？或許怎樣的傷心呢？是的，小蘭，她現在怎樣了？

2

小蘭已被她媽媽打扮得像一個洋娃娃，不太長的頭髮，分梳兩旁用二條和裙子一樣顏色的絲帶紮起，她向房中的那面圓鏡子眨眼睛，吐吐舌頭，幌了幌自己的腦袋；那紮起的兩束頭髮，就擺動了起來。向鏡子裏喊：

「媽！」

秀蓮從隔壁房推了門進來，從圓鏡子裏看見小蘭那張白臉，和紅通通的兩片嘴唇。她忙得走過去：

「哎呀！臉塗得這麼白，要像戲裏的花旦了！妳看妳，小孩子塗甚麼唇膏，拿了唇膏也不說一聲，害我找了大半天。」秀蓮說着，伸手把桌面上的唇膏拿在手裏，再把手上的一條白花點揉得綑綑的手巾往小蘭嘴上抹：

「妳塗得太多了，會嚇壞外婆她們的。」

「媽，」小蘭從鏡子中看見了把頭髮梳得平滑到肩膀上的母親：「爲甚麼妳每個星期六的下午就要把我送去外婆家呢？外婆家在鄉下，蚊子又多，又不熱鬧，爲甚麼不讓我留在自

己的家裏呢？」

「小孩子，別多事！」秀蓮把一條白顏色的手帕不到一會功夫的變成了有若血跡斑斑的布團的時候，就往旁邊一扔，像扔掉許多對她不重要的往事那樣。她在小蘭的小衣櫥裏找了一條燙得很滑摺得四方方像一塊豆腐那樣的手帕，基在小蘭身上的裙子的袋子裏，說：「手帕用髒了要記得洗！」

小蘭點點頭，不說。她嘟起了嘴。兩片嘴唇不再像先前那麼的紅艷的像外婆家門前的番石榴花了！而是肉色的，是她本來自己的嘴唇的顏色。她的嘴小小巧巧的，像極了她媽媽的。她從鏡子裏望了一眼她媽媽，她看見了媽媽還沒有塗上脣膏的嘴唇，她說：

「媽媽也不塗了？」

「不，媽等下才塗。」秀蓮用手心把小蘭臉上的粉末抹來抹去的，把小蘭的鼻子也抹紅了；「好。現在穿鞋去，穿好在這兒等。媽回房換件衣服。」她沒有告訴小蘭她還要塗脣膏，當然，她不能直接的告訴小蘭。小蘭還小。小蘭只有十歲。

■ 秀蓮的獨白

小蘭十歲了！真像一場夢呵！我和源戀愛的時候，我只有十六歲，有誰想得到，現在的我已是一位二十七歲的女人了。小蘭五歲那年，源爲了去送一位赴英國求深造的同事的兒子，在往機場的途中遇車禍喪生，那年源三十五歲，我只有二十二歲。源留了一棟房子和一筆錢給我，我們母女倆就這樣生活着。

源不在我身旁。我一樣的活着，不爲衣、食而煩心甚至痛苦。而且，這些年來，我也用源留給我的一筆錢分配的借出去，靠那可觀的利息作爲我每個月的收入，我的確是一天比一天富裕起來了！直到那一天，那位在姐姐家租房的大學生吳偉雄來向我借錢，加上姐姐在我面前所誇讚偉雄的志氣和奮鬥精神的一些話之後，我不但付出了欽慕，也付出了愛。我變了另一個女人。

偉雄是位窮學生，我借錢給他，怎敢要他要回利息呢？我始終的不承認自己是那種埋沒良心，專搾乾窮人家身上的血的人，我不是，我不是。

偉雄來還錢的那一天，剛好是小蘭生病，我把她留在母親那兒。是要去看她的，偉雄來了，我看他手中的五張十塊錢的鈔票，不多的，我絕對不會去計較他。當然，他也不是那種奸滑得可以的人。從他的眼睛裏，就看到了他的純潔，他的忠厚老實。他的外表那麼好，又受那麼深的教育，金錢對我有甚麼用呢？我失了愛，我缺少愛。屬於男人的。我說我缺乏男人，需要男人，他的手，他的身體在抖。事後。我才知道他連一個女朋友都沒有。是一個處男。

每個星期六他答應來，我答應給他五十塊錢，甚至，有時更多一點。哪個大學生不希望自己能穿得漂亮點？我打算以後給他買隻手錶。我很清楚，我也明白我自己，我養了一個小白臉。

我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和偉雄的事，包括我的女兒小蘭。那一回帶小蘭上街買衣服，碰到了偉雄，偉雄有點不相信我已有一個十歲大的女兒了。每個星期六偉雄到來，就問起小蘭，我就坦白的告訴他，我不能讓小蘭知道我和他的事。他說他喜歡小蘭，他還說我這樣做只有對小蘭不利。對將來更是一個難題。將來？偉雄口裏說的將來，難道他在大學畢業後會和我結婚？也和小蘭生活在一起？我不敢想，這些都是很遙遠的事。以前，不也是和源說着雙方白了頭髮的美事嗎？可是，源的頭髮還沒白，才三十五歲，他的一生就結束了。

我現在是對着自己房裏的梳妝鏡子坐着，看我自己的臉孔，我還年輕，我只有二十七歲。我是個女人。因為我是個女人，我不得不把小蘭送去母親那兒。今晚偉雄要來。我是個女人。因為我是個女人。

■ 小蘭的獨白

媽叫我鞋子穿好，等她。我就是不穿鞋子，我不穿，我不穿。我討厭去外婆那兒，外婆那兒一點都不好玩。車少，人少，甚麼都沒得看，連個小小的收音機都沒有。討厭。討厭。

以前，媽不是這樣的，絕對不是。每逢星期六或是星期天，媽總是把我扮得很漂亮，帶我逛街。帶我上電影院，還有幾次去遊公園，去看猴子。可是，這幾個月來，每一個的星期

六，雖是一樣的把我打扮得很漂亮，但是，却不是逛街上電影院遊公園，而是回到鄉下的外婆家。

媽不知道，外婆家的舅母好兇，加上阿華哥，舅母的兒子。他常欺負我，說我媽媽不要我了，說我媽媽給男人搶去了！我就不信他的鬼話，媽這麼愛我，這麼喜歡我，她怎會呢？有時，我常想，要是媽不要我了，我怎辦呢？我哭嗎？我回到外婆家嗎？和舅母阿華哥他們一起吃飯嗎？我不要，我才不喜歡他們，他們都是臭人，媽才是好人。舅母說我媽媽一定會再嫁人，她跟外婆說的。我問外婆媽媽再嫁人是甚麼？外婆說要是我媽媽會再嫁人就是跟一個男人同生活同住在一起，我說我不要。媽跟別的男人住在一起，一定不要我了！我哭了！舅母罵我哭有甚麼用，教我，怕媽媽走掉，就日夜的纏住她，別讓她離開我的身旁一步，除了上學沖涼上廁所，叫我連睡覺也要和她在一起。

媽還是很愛我的。晚上，我們不再像以前爸爸在的時候分房睡，自從我聽了舅母的話，我更離不開媽媽的身旁了。媽要我獨自睡一間房的時候，我就哭，大大聲的哭，媽就說：別哭別哭，來，我們一起睡。我就是不明白，媽爲甚麼一到星期六，就要把我送去外婆家？媽一到星期六就會開心的笑着，有時還會唱歌。媽會唱歌會笑也是這幾個月來才開始的，爲甚麼她以前不這樣呢？媽是愈來愈古怪了！

我今天不去外婆家了，無論媽怎樣說怎樣勸，我都不去，說不去就不去。我把鞋藏起來。我把媽給我紮起兩邊頭髮的絲帶扯了下來。我把裙子揉爛。我不去。我不去了。媽，我不去。媽，妳不要迫我做我不喜歡做的事情。我哭，我要大大聲的哭。

墨西哥跳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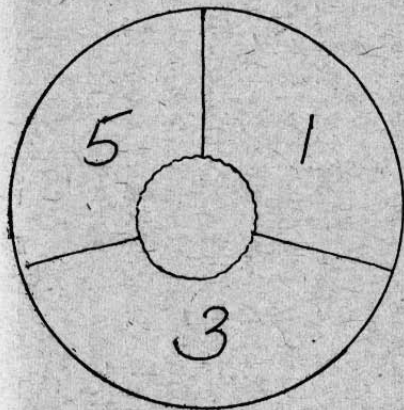
滑面的匣子，大小是：3'×3'×1'。正面印有藍和紅色的英文字 *Mexican Jumping Beans*，背面的一行藍字是 *It's Fun For Young And Old*。

星加坡羅敏申的騎樓下，有個小擺攤，攤子的桌上舖一片小玻璃，玻璃片上深褐色的豆子在跳舞，擁腫肥胖的只向前後跳，瘦小的却十分好看，它們會向上跳躍。

匆匆忙忙的人，稍息一看，夾着公事包，笑笑走開。剩下一堆圍觀者，不是搔頭皮，就是不斷點頭表示悟出甚麼道理來啦！

穿峇迪那個的年青人，頭髮被拉去殺豬似的，青一塊，白一塊，左右也不齊，大概先前的個西痞士，爲了上坡自己對鏡亂剪一場。他身邊的老頭兒，口銜一根籬格草，火早已熄滅，乾咬着顯威風。他們在人叢中看了一回，老的掏出一大疊鈔票，花八角錢買了一盒，乾吸着籬格草，豎起八字牙刷鬚，端詳一番，才交給年青人。

他和兩個女人圍住一張卡紙：



是五月花號未泊岸，詩人屈原投江前的日子，雨絲紛洒，細如塵粉，從眼鏡蛇，金脚帶的三角形頂角的噴霧器，狠狠而悄悄地噴出。太陽被噴黑了臉，煙黑了的玻璃片，也窺不見它全蝕的臉。太陽嗚嗚嗚地哭，拿起灰手無力地揩抹。哭某個豬瘟季，死了豬群，死了牧者及獸醫官……

兩女一男圍住方桌子，桌上堆着罐頭豬肉。收音機千篇一律的報導。六隻眼凝成一點，投射在卡紙上，注視她他們自己挑選的跳豆，希望跳出中央的小圈子。

「跳了！跳了！看我的跳了，啊！跳進1。」她說。

「安靜，我的也跳了，跳進5」他說。

最後一粒靜止在中央，那個女子有點不耐煩：「爲甚麼我的不動？」

男的說：「再等一等。」

「哦！也跳了，跳進5，呸！又轉入3」

「我贏了，我的是5，5減1是4，5減3等於2，妳們兩個都輸，兩個都請我喝啤酒，要喝到醉。

於是她們醉倒在旅店。

×

×

×

她們和他對着罐頭，對着收音機，對着跳豆……

她們很苦悶，肚子很漲。跳豆的蟲兒應該在空氣中跳躍。

——牠們把豆仁吃空了，想跳出來，突出豆殼？

——牠們跳，殼也跟着跳，跳也沒用。

牠們的肚子膨脹。蟲兒在裏面跳。

——把虫兒弄進去，總該把它弄出來。

她說：我也這麼想。

一年後，她們邀請他賭跳豆。

他說：「除非我的一定跳進5，否則我不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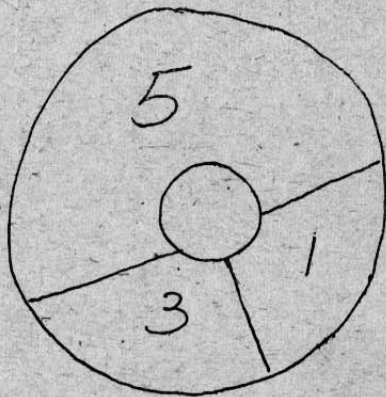
——你得把豆虫弄出來，養大它。

——恐怕太遲了，妳們自己想想辦法。

於是她們反玩跳豆，又把三粒豆子放在圖卡的中央。

收聽千篇一律的廣播。把罐頭空罐扔出窗外，擲向哭得泛濫的天，悄悄地注視豆子。跳豆不跳了，它們老是在中央。

——妳們忍耐，忍耐一點，只要它們不死，可以等到它們又跳躍的。
她們老等，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十幾年，等了……年，但……



黎亞男

短篇三個

晨及其他

這種氣候，晏晏華不開

鬱金香以及狗尾草必須死亡——牧玲奴

從窗口望出去，我看到早晨的陽光暖 and 地照在屋外的草地上。風還是濕濕的，吹在身上，一陣涼。空氣清新可愛。

屋前的空地上，長着綠油油的參差不齊的野草，草尖上還掛着發亮的露珠，在陽光的照耀下，一閃一閃的。

靠近籬笆前，有一塊用紅磚砌成的長方型空位，本是用來栽花的，現在已爲好多雜草野花所侵入。雖然是在這美好的早晨，而且滿地的草兒也處處露出旺盛的生機，這塊庭園却隱隱約約透出荒蕪的氣息，一種貧血人的臉的印象。

一個小童騎着單車停了下來，從木製的籬笆門蓬處拋進一份報紙，抬頭時，好像發現窗口的好顏色，健康的臉上羞怯地笑了一下，又矯健地騎上單車往別家去。

她聽到，屋後的那棵番石榴樹上，幾隻麻雀吱吱喳喳地嬉鬧着。

她拂了拂垂在額角的亂髮。支頤，像往日早晨一樣，胡思亂想起來。

她彷彿看到庭前的花蒲中，玫瑰胡姬茉莉雞冠等等，通通盛放着，把小小的庭子點綴得香色齊生。紅的熱情、黃的高貴、白的純潔。一陣陣微微的芬芳，隨風飄來，令人陶醉入迷。通常，她會倚在窗前，依偎着他的身子，回憶着昨夜未盡的溫馨。心裏甜蜜蜜的，好像整個世界只存在着他們倆。麻雀的吱叫是悅耳怡人的天籟。賣報的小童是位純潔的天使。庭裏的草循規循矩的生長着，使聽話的小小。圍籬上的喇叭花，也舉着她們小小的樂器，奏着和諧的幸福的音樂。忽然，庭園跳出一個天真可愛的孩子，翻着跟斗，跳着，笑着，叫着。陽光把他圓圓的臉孔照得紅冬冬的，滿園子都是他的聲音。他的聲音所至，所有的樹啦草啦花啦都沉醉了。這個時候。他們會互相望着，發出會心的微笑。

突然，書房裏傳出開門的聲音，打斷了她的思潮。她回頭看到丈夫正走了出來，臂下夾着一疊講義紙。

——哦，阿英，我要去爲學生補習了。會考將至啦！不得不努力一些。我們學校成績去年只拿第三，校長說今年最少要爭取到第二。而我負責那班是全校最好的。更要特別照顧，爲校爭榮譽今年全靠他們了。

她丈夫說完，趨前輕吻了一下她的臉頰。說了聲再見，便頭也不回地走出門去了。

她聽到他推摩多單車的聲音，然後是「碰碰碰碰……」的，引擎開動了。——喂，阿英，差點忘了向你交代，中午不回來吃飯啦，要趕印一些講義，下午還有補習，四點多才回來。哦——對了，不要讓小明出去玩，叫他在家讀書，他們的小學會考也要到啦！她突然感到一陣厭惡。丈夫以前那豪爽可愛的臉龐地整個變了，變得俗不可耐。這是結婚許久來，第一次有這種感覺。在丈夫身上，她發現好像失去了什麼東西，說又說不出。總之，是一種失去了便會令人感到不耐煩的發悶的感覺。

她看看庭子裏，那些雜亂無章的草，給人一種醜陋的庸俗的感覺，還有那個久沒修葺的花蒲，更像一塊蒼涼的沒有生命的荒園。枝頭的麻雀，吵得人心煩。陽光，晒得人懶懶的。她伸了一個懶腰，回轉身子，第一眼看到的是牆上的時鐘，短針橫指着9，長針直垂在6字

的頭上。隨着長計向下移，是一張美人日曆表，遠遠望去，字看得不大清楚，只看到一片殷紅。旁邊是個供裝飾用的玻璃櫥，櫥的左端有個花瓶，幾朵褪了色的塑膠花沒有生命地開着。書房裏傳來：萊佛士登陸新加坡的那一年是——。

她感到一陣悶熱，全身頗然酸軟下來，口中喃喃着：「這種氣候，唉，這種氣候——」。

雜役阿金

透過厚厚的玻璃門，他看一個穿着白色長禮服的女孩走了過來，女孩子的後面跟着一個婦人。他知道是歌星李莉來了。連忙把門拉開。接着還躬了躬身子。

「晚安，小弟弟。」那女孩子微笑地向他點頭。然後姿態美妙地走進去，而那婦人亦步亦趨。他腦子好像清爽了許多，用力一嗅，呵！好香的香氣。

那女孩子忽然記起了什麼的樣子，停下了步，打開手提包，向他揚了揚手：「哪，小弟弟，接着。」

是一包巧克力。他看了看，又放進鼻子旁用力嗅了嗅，好香。然後欣然望着那女孩千嬌百媚地沒入後台。

他又連續爲幾個紳士仕女打開了門。

回頭看台上，李莉握着麥克風，亦歌亦舞地唱着「鑽石」。他似是忽然記起了什麼，右手往褲袋裏一摸，摸出了那盒巧克力，已經打開過了，他折了一塊放進口裏，用手把裂口處摺好，又放進袋子裏。

他慢慢地嚼着巧克力。那是種很甜很美的糖菓，他嘴上泛着笑意。不知是因爲巧克力的可口抑或是感到台上那女歌星的溫情。他感到很快活。細嚼着巧克力，也同時細嚼着李莉的笑靨，細嚼着她甜甜的酒渦。隨着台上音樂的節奏，頭輕輕地點着，而右足也輕快地打着拍子。他想起初來工作不久，也即是李莉第一次送他巧克力的那一天。

——小弟弟，你今年幾歲了！她笑盈盈地問。

——十五。他怯生生地說。

——哦，已經十五歲了。是那穿着淺藍色旗袍的婦人說。我們的阿莉今年才十七呢！那婦人說着笑了起來，好像很高興又很滿足的樣子。

的確，李莉雖然只有十七歲，却比他高出一個頭有餘，面上雖帶着童稚，身子却完全成熟了。而且，聽那個高高瘦瘦的侍者阿虎說，她一個月能賺好多錢，好像是兩千還是千外了，總之，與他的七十元比起來，他便覺得自己的渺小，微不足道。

又一對紳士仕女走了進來。男的大衣領帶，女的高根鞋迷迭裙。一雙腿長長的豐滿的，裹着透明的肉色絲襪。看起來那麼光滑，不露一點瑕疵。看着那雙腿，他有着好像過年時捧着那肥肥的雞腿而噬的感覺。

有一回，他向阿虎借了兩本圖畫書，裏面盡是脫得精光的女人像。那凹凸顯明的曲線，那豐滿均盈的身子，更壓得他喘不過氣，血脈言張，心跳加速，恨不得把它們整個吞下去。那時是在夜裏，靠着微弱的煤油燈光，他模糊地看到隔牀母親捲縮着的身子，聽到她睡着時均勻的呼吸。貪妄地看着，張張裸女的相照，他猛嚥着口水，腦中不斷地做着各種幻想，他幻想那些女人就在他身傍，伸手可及。一張、兩張、三張——張張薄薄的圖片都好像一塊塊巨石，壓得他幾乎窒息了，而窒息却又帶着無法形容的快感。

很奇怪，以後的口子，每次與李莉站得近近的時候，他便感到胸口發熱，心中有一種狂妄的慾望。然後他會想到那些相片。他幻想着李莉的衣裳一片片飛去，雪白的肉一塊塊露了出來——

忽然台上傳來一陣陣急湊的鼓聲。原來是今晚最精彩的節目上演了。

燈光倏地照了下來，只剩下台前的幾盞，特別強烈的照在台上幾個苗條的身子上。她們隨着緊張的節奏，扭着搖着。全身散發着逼人的熱氣。突然鼓聲更緊了，她們身上的衣物也一件接着一件的滑落下來，身子扭把人的心也幾乎扭呀抖呀地逼出來。

他摒着氣，更精采要來了。全身的重點都放在雙眼上。

他噙着口水，頓然感了身外的一切，只覺得整個人興奮得要爆炸了。

。鼓聲達到高潮了，像急雷狂雨般，扭呀扭的，突然一個旋身，燈光全息了。

他聽到自己的喘氣聲，沉重的。——

散場後，氣氛完全變了。

乒乓球兵的，是一陣收拾杯子盤子的聲音。他走過去幫忙了一陣，從廚房出來，什麼時候全收拾好了，椅子整整齊齊地置在桌上，他又忙着去打掃。

一切弄好了，已近凌晨二時了。工人們都陸續地回去，只剩下侍者阿虎，以及一個做雜工的頭手。他們三個常不回家，睡在樓上。

台上及場子裏一片靜寂。只有一兩盞燈發出朦朧的光芒。

阿虎跑去經理室探頭探腦一陣，又蹣跚去跑到台上，坐在鼓手的位上，鏘鏘鏗鏘地敲打起來。頭風則拿了吉他，叮叮，撥了兩下，好像自覺沒趣，便又跑到台中，作握麥克風狀，提高喉嚨，唱「今天不回家」。

他也一時興起，學着剛才那些舞孃的樣子，一扭一扭起來。三個人又叫又嚷，好不熱鬧。後來，阿虎打了個呵欠，說要睡覺了，便逕自跑到樓上；頭風接着敲了一會兒鼓，也上去了。

偌大的場子裏，只剩下了他一個人。可是他意猶未盡，扭得更起勁。汗水從額角淌下來，也不用手去抹拭。只是一邊扭一邊想着那些舞孃的樣子，那扭動的身體，那雪白的抖動的

身體。

忽然，他停了下來，看了看梯口，蹣跚着脚尖，輕輕地滑進化粧室。

櫃子上堆積着舞孃的用具。一些發出汗臭的緊身衣飾……等等

他摒着氣，小偷似地左望右望。然後拿起這些東西嗅了嗅，。突然他一把把它們擁在懷裏，喘着氣，喉嚨咕嚕咕嚕响着，像一隻搏鬥中的野獸。他感到全身發熱，呼吸急促。他發狂地緊緊擁着那些發着汗臭的東西，嗅着，嗅着。他感到一陣痛快，猛地埋頭在裏面狂吻狂咬起來。嘴裏嘶嘶地呻吟着。腦中一會兒泛上圖片中的女人，一會是半裸的舞孃，一會是仕女們裹着肉色絲襪的大腿，一會是李莉的笑靨。他發狂地吻着咬着，像餓虎撕着牠的獵獲物。最後，腦中分不清是舞孃是圖片中的女人是仕女的大腿是李莉的甜甜的臉，他感到要發洩，要發洩體內的熔岩。

伙計阿肥

十點多時，忽然下起一陣大大小小的雨來。人客越來越少了。只剩下兩桌，一桌是三個年青人，一桌是一對男女，看樣子是情侶。

玻璃櫥裏吊着三隻油滑滑的雞。雞的背後，也就是玻璃上端倒寫着兩個大字：明記。而玻璃的中間則倒寫着兩行交小一點的字，左邊的是：雞粥。右邊的是：雞麵。

雨好像大了些。行人更稀少了。整排的路燈在雨中看起來慘淡淡的。照在濕漉漉的馬路上，給人一種禿禿的感覺。

老板坐在靠近俎旁的一張椅子上。支頤。好像在想着心事。又好像在眺着雨景。老板的二女兒阿麗則在後邊抹着剛洗好的碗筷。

那三個青年人大聲地談着，話題好像是對面那間戲院正上映的武俠片。他斷斷續續好像聽到什麼「王羽打得真好」啦「羅烈啦什麼什麼」。

那對情侶則靠得相當近。不知在談着什麼，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在坐在靠中間的一桌。手托着下額。胡忠禮想着，神情好像不大愉快。他很快地瞥了一下老板，又回頭漠漠掃了一眼阿麗。最後把視線放在冷清清的街。可是眼中的神色是空洞而呆滯的。

如果阿月有在多好。他想，心中突然感到一陣悶熱，渾身不舒服起來。阿月是老板的大女兒，今年十九歲，比他長三年。

阿月在一定不會這麼悶人！他想。心中泛上阿月笑盈盈的蘋果臉。阿月有在，一定吱吱喳喳東西北地說個沒停。阿月有時談王羽、鄭佩佩；有時談黃清元、櫻花；有時問他家裏的事。不管談麼什，他都有百聽不厭的感覺。只要看到阿月的臉，阿月的笑容，聽到阿月的聲音，他便感到快樂，感到與媽媽在一起時的親切。

起初他還不知道阿月對於他的重要。直到有一天阿月生病，不能來幫忙。那一天他感到悶悶不樂，若有所失，做工時一直心不在焉的。捧面巾時想着阿月，洗碗時想着阿月，抹桌

時想着阿月。阿月阿月阿月……。他心中呼喚着。可是阿月今晚沒有來。

也是一個雨夜。阿月坐在他對面，吱吱喳喳地說着話，而他一句都沒聽進耳中，嘴巴吧唧唔唔的敷衍着，心中却想，什麼時候跟阿月去看一場電影，或者牽手坐在草場上或者來大排檔請阿月吃麵，那該多好。

想到這裏，他下意識回頭去看那雙情侶。他們的桌子却不知何時已坐着另一對男女，好像剛坐下的樣子，女的拉了一下裙子，又拂了拂頭髮；而男的在摺雨傘。

他趕緊跑過去招呼。

「雞粥兩碗，一大一小！」他揚聲喊着，接觸到老板不大信任的眼光。

這幾天也真是。不是叫錯東西便是端錯了位子，或者是找錯了錢，剛才較早時甚至還打破了兩個碗。頭幾次，老板好言問他是不是病了，要不要請一、兩天假。後來只是冷冷瞪着他。再後來却罵了他一頓。

他真想就此回家去不再來了。然而却想到初來工作前的那一天。年老的媽媽車着水貨。

憂慮地看着他：「阿胖，這次阿媽好不容易才叫隔鄰阿金嫂的老公介紹的，別像前幾次，要耐心，別發性子，要聽頭家的話。薪水雖然只有六十元，但能幫阿媽不少。」

昨晚他睡覺前，媽媽也許察到他反常的神色，又慈祥地叮嚀一般。臨睡前，他流了眼淚，這是以前從沒有過的事。他好像感到心中有過多的委屈。老板罵他，他可以忍受，可是阿月不來，阿月她……。他想向人訴說，但沒有適當的對象。他感到痛苦，失望。但沒有人了解他的苦衷。沒有人……。

哦，雞粥弄好了，他連忙端了去。

放在桌上時，他又深深地看了那雙情侶一眼。多甜蜜的情景呵。如果阿月在，如果阿月……。可是阿月前晚昨晚今晚都不來，阿月她……。他心中感到一陣痛楚。想哭。

雨好像小了些。馬路上開始有了行人，而且慢慢多了。他看了看對面那間咖啡店牆上的時鐘，模模糊糊的，好像過了十一點了。還有點多鐘才收檔呢。

玻璃櫥裏的雞只剩下兩隻了。寂寂莫莫地吊在裏邊，黃慘慘的。他感到有點無助、徬徨。他想起媽媽的話，老板的臉色，他想起阿月，呵阿月她……。他覺得整個像是崩潰了。

「頭家，我身體不舒服，要早回了！」他忽然做了決定。也沒等老板答應，便逕自走向毛毛雨中。背後傳來阿麗的叫聲：

「喂，阿肥，明天不開檔，要記得來我家呵，明天是我阿姐結婚的日子，我阿姐說你一定要來的——」

星馬現代詩集內容提要

● 楔子

■ 1

現代詩？

始終有人在誤解這三個字。或者，以小孩撒嬌之狀賴在溫床上喃喃自語。

很多黃口裡咀嚼的問題也自他們口齒間逸出。一股乳臭。

很多沒有常識做基礎動讀爲鋼骨便解決不了的問號，很容易從他們代表作的字里行間顯影，而裸呈在太陽下。牧鈴奴有一天說：

「要解答這些問題，可以；但我怎麼可以

從盤古再說起？」

可不是嘛？

他們恐怕是「單吊一索」的。也恐怕是早睡遲起者。他們看不到黎明的號手——曇花——在一現的剎那所攝舍的永恆。欣賞不及牽牛花綻放晨霧的即近又遠的奧妙！

文藝園地。詩園地。恐怕不是某些人士懷中的世界及裝璜。到詩園地走走的及耕耘的，恐怕也非水仙花式的顧影者。

他們字典裡的花卉草木的名字彙列得太少了。甚且，恐慌地肯定太陽花（1）是現代詩人獨自熬煉的新品種。這也因為他們只有拐杖而沒有健步的關係。

這是很遺憾的一回事。

■ 2

一九六八年的五月，牧矜奴以「巨人」的脚步，在詩園地的小徑間敲響多節的鏗鏘。其身影及鞋聲驚起午寢的（早睡遲起的）夢者。

自此，許多脚步踩過他們的睡床傍。把他們自赫赫往事的夢中震碎。……：讓我們印下這些個腳跡。

● 星馬現代詩集內容提要

■ 巨人

牧矜奴詩集。

五月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

內收三十八首詩。

書厚一百頁。

「五金剛」、「菩薩」（2）等六位現代詩人中的詩手，以牧矜奴最早將作品結集問世。這一本詩冊，掀開馬華文學史的新主題。牧矜奴的「巨人」自序，也是六八年馬華文壇重要的文獻之一。他認為：

「對於詩傳統在萬變中所留存下來的不變，一個詩作者應集其大成。……路有很多條，詩作者有選擇的自由；但，他所走的路是不是 *Cat's paw*，他必須是先知。」（3）因此，「沒有一個寫詩的人不恆在求索，他永遠是個背着書包的學生」4！

因而，

「對於一個 *Prisoner in a small box*，我們很難教他睜眼看世界詩的大花園，以及百花存在的理由；我們很難教他了解：若他幻想把一條詩的定義變成法律，他同時也該幻想自己是個暴君。」5

在「巨人」出現後，梅淑貞寫了「試論：牧玲奴的巨人」一文，對牧玲奴的詩作詳加分析及評論，我們且引用該文的一部份論析吧！

牧玲奴詩集中以「巨人」為題的詩篇共有三首。梅淑貞的意見是：

「第一個巨人，是嚴父式的形象，但他的輪廓並不鮮明。……」

「第二個巨人的形象則鮮明生動得多了。……作者以直接的筆法來描述巨人，形象最為鮮明，容易為一般讀者所接受。但在第三首「巨人」之中，他却完全以典故來表現其形體及魄力。三首「巨人」裡，以這首最具震撼力及說服力。這是我的見解。……」

「他已從孩童似仰慕巨人的立場，……一躍而成為有自我尊嚴的巨人了。」（6）

參照原詩（7），讀者必有更深的體會。

在三十八首詩之中，佳作紛呈。除「巨人」外，如「素馨花束」，「花鐘」，「仙人掌」，「健身室」，「海的性格」，「巴士站」，「椰花酒」，「祭旗」，「催眠歌」和「野孩子」等作品，是「將使我們大大的妬忌作者的才華」（8）的。

牧玲奴另有一束蘊含深邃佛理的作品，如「自焚」、「拈花者」及「菴羅樹園」等。

然而，他的一部份作品被認為「未够深入，也含蓄不够」（9），如「金鯉」及「蜘蛛」；與「語言的未能發揮其意義，情感的未被充份注入以及意象的平淡」（10）被用以形容其「柔道場上」。

總的說來，牧玲奴是有其剛柔兼具的獨特風格的。節奏永遠「美妙莊嚴而自然」（11）。

難怪梅淑貞說：

「我們可以把牠喻爲一隻變形蟲。不管他怎樣的變，其獨特風格仍可一眼看出。」(12)
這是一隻「胆大、創新」(13)的變形蟲。

■ 塑 像

慕慕詩集。

一九六八年出版。

內收二十五首詩。

書厚八十頁。

藥蕒，在甫出校門的當兒，以「塑像」一書投石問路，在現代文學跑道上塑就自己的起點。

這冊集子所收入的詩作，有部份以不同的筆名發表。但是，從「塑像」立在書局之後，藥蕒便「藥蕒」起來了。

藥蕒說：

「收在這集子里的作品，內容是多方面的。……這些詩，對於將散文的長辮子分割成詩的作家來說，是抽象，晦澀，荒謬的。然而，我是一個弱者，無胆也無能對散文施以宰割，因此，只能寫下自己認爲是新的作品。」(14)

我們必須以這角度去讀「塑像」的。

藥蕒對於自己的作品是嚴以待之的：

「懷孕這顆蛋的母親却能肯定這顆蛋的精神（假如有的話！）只是這時的。……

」（將來的另一顆，也必是以另一種精神存在。）」（15）

所以，我們不在乎「塑像」的成熟與否；因爲更重要的是將來的。

在二十五首詩中，有太多台灣現代詩人的影子。作者在這段寫作期內，喜歡引用一些詩句，插入詩作裡。

這集子寫得較爲深刻的有「春節，你的生命止於零度」，「風籬」，「命運」及「良金

路德」等。

此外，「星期天」，「角與綫」，「家書」，「九月的思念似雨，六月的思念是雨」，「殺」及「巨人」等篇展示作者輕歌曼舞式的詩想。也誠如作者所指出的：

「寫下自己認為是新的作品。」（16）

「想像」中如上述所學的均標示作者此一傾向的致力。何紹莊說：

「藁藁的特色和價值在於專心求取官感經驗的結論，以達到一種不受阻礙的境界。」

（17）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的第一本詩集中，找到些兒端倪的。

「想像」雖然不是出色的詩冊，但却是藁藁的一個很好的起點。

■ 鍾瑜詩集

鍾瑜詩集。

一九六八年出版。

燕子出版社。

內收四十首詩。

書厚五十六頁。

「鍾瑜詩集」的作者鍾瑜，對大部份讀者來說，是陌生的。他在一九六八年出版這冊詩集之後，便很少發表詩作了。

在集子里，他以「寫詩」一章代序。他「躡足走進藍，屹立於五百級的梯澗」而「把玲瓏湊在七色板 醉醉地，掛串銀針在藍，化藍為神」且「迴連在藍的層」（18）。這是一個藍色詩人。

在他的詩中，愛用色彩來表現一些意象。諸如「寫詩」，「迷你裙」，「芳華」，「紋身」，「花木有情」，「無謂」，「無謂」，「執着」，「訊」，「學車」，「畫」，「表情」，「晝夜」及「徵聘廣告」等，尤以「藍」入詩。

這個集子的青紅不均，較有味道的作品如「道上」，「紋身」，「咏花城」，「畫」及「徵聘廣告」等。

鍾瑜嘗試重組詞性，企圖以新的語言組織來描繪各種現象。這些句子，往往是其作品的致命傷。「嘿嘿睥睨人閒在涯」，「記掛住表情」，「權且掬一瀉星輝，舖在離人的緒的床」，「謊言藏在斗密」，都是叫人哽喉的句子。（19）

總的來說，鍾瑜的世界是社會、人性並不璀璨的一面的苦鏘苦鍊的成品。

■ 天 朗

賀蘭寧詩集。

五月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八年。

內收三十五首詩。

書厚八十頁。

這是五月出版社第二本頗有份量的詩集。內分三輯，即前輯——「這圓圓」，和中輯——「音樂廳」，以及後輯——「天朗」。

這樣分野的作法，正好清晰地對作者詩寫作的過程，豎立里程碑。作者自己說。

「從前輯的詩，可以看出我怎樣由格律的桎梏中掙扎出來，……這些詩，注重詞的擷取，具文字美，但是缺乏內涵性。中輯的詩，是我在極度苦悶中寫成的，所以格調低沉，……後輯的詩，是我在醒悟的期中寫的。我決定在混亂與喧嚷之中，寫自己的調子，也決定拋棄文字的外在美，轉入注重文字的內在意義，這也是我追求意境的開始。……」（20）

因此，賀蘭寧開始在後輯的詩作中留下自己的指紋。

謝清在「談天朗及其他」中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
「在前輯及中輯里，有不少詩都有着稍為沉重的格調，……但看到末輯裡詩人天朗的心情，相信詩人的憂悵已烟逝吧？」（21）

同時，謝清認為：

「在中輯中，讀者不難發覺作者常用『灰』一字來形容他之所見。……

「他也愛用『藍』字，有時且用得十分美，十分完善。……

「在後輯中，詩人的筆開始走向群眾了。如『八月九日』，『衛國者』和『旗』」

(22)

這些論述，是賀蘭寧詩生命的寫照吧。

「天朗」自序，論析詩人的工作，詩的進展，現代詩人的責任，現代詩的意義及欣賞的問題。(23)

不能否認，後輯才是「天朗」的精華。諸如謝清所提的三首，以及「逃客」，「候魂」，「那人」，「小時候」及「天朗」等等，很能表現賀蘭寧細膩而縝密的詩想，也構成他柔美舒暢的風格。流川說得好：(24)

你會把整個嘔心

消磨在艷麗的檻裡

而後又釋放

脆梨。深潭

清晰得透底

是你那動人的歌聲

■ 手術檯上

英培安詩集。

五月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八年

內收四十七首詩。

書厚九十六頁。

「手術檯上」氣勢磅礴，宏厚且細緻。而且，本書無序，後記只有三行。

所輯四十七首作品，童話詩佔了七首之多。英譯作者詩作二首。餘三十八首現代詩。

英培安是一股的「黑旋風」(25)，把牧玲奴認為應該折去的「風來搖雨來漏的老屋」
捲走(26)一大片。

只不過，這股「黑旋風」受台灣現代詩人痙弦的影響很深。作者說：

「我的詩很受痙弦的影響

如果我要繼續寫詩

我一定要想法子跳出他這厚而大的影子」(27)

流川認為這影子是「峭拔」地「內涵」在英培安的詩中(28)。相信一般讀者也會同意兩位詩人的說法。

除開梅淑貞譯「咏嘆調」及丘柳川譯「咖啡座」的兩首英詩不論，讓我們看看英培安的三十八首現代詩及七首童話詩吧。

英培安是細緻而沉着地剖析現代。他的詩風沉悒、宏厚。他有許多的記錄。諸如「貝殼」，「侍者」，「仙人掌」，「鮫人」，「季候鳥」，「咏嘆調」，「在夜晚，夜晚十二點鐘」，「太陽花」，「咖啡座」，「建築物」及長詩「手術檯上」等，皆是耐讀的佳作。

也有他一面的陰影。比如：「潮來的時候」，「黑咖啡」，「風箏的那一面」及「浪漫曲」等，並未能浮雕明確的意象及掌握其節奏。

另一方面，英培安的七首童話詩，給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可不是，小米拉這個詩中的小主人翁，天真可愛。他有小心靈中豐碩的小千世界。讀過「太陽和歌」，「太陽、果子醬」及「星期天」等，你便會忘懷在英培安的童話裡。

最後，我們談一下長詩「手術檯上」。在這長達百多行的詩里，英培安是一個詩手；也是一個「醫手」(29)。表達他無聲的海般悲憤；為那些需要就醫的「鱈魚」製造一些慚愧和緊張。讓他們「挺圓的腹」「躲地一旁漲紅着臉膛揩汗」(30)！

■火的得意

泡蒂詩集。

五月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

內收四十首詩。

書厚八十八頁。

泡蒂，一顆早奏的名字。

這是馬華文壇上迸射光芒的寒星。他長遠的寫作歷程，使他與「寂寞的馬華文壇」(31)有著血肉相連的關係。他的妻易如女士追悼他的時候說：

「二十多年的時光，對滿懷抱負的泡蒂來說是多麼的短促呵。他的確還有許多未完的工
作。

「……他不隨便寫，不濫寫……寫作，對他來說，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爲了它，他曾經得罪人，甚至荒廢了學業；爲了寫作，他吃盡苦頭，受盡了冤曲……」(32)

對於泡蒂的第一本詩集，當我們多讀了一些的時候，我們總會有「世界常是一個教詩人傷心的地方」這種感受(33)。

「火的得意」收集了泡蒂自一九五七至六八年的作品。這集子是泡蒂「謝世之前，他已編好」34的。內分兩輯：「寒地的綠意」和「窗的速寫」，各廿首詩。

第二輯里的「火的得意」及「寫幾個守門人」，曾引起許多「激烈的論爭」(35)，但這畢竟是耐讀的兩首好詩。

此外，「紙花」，「雲南園晨雨」，「驪歌」，「黑色的風」，「墳」以及他最後的兩首詩：「束修以外的束修」及「無痕」，都是詩集中傑出的佳作。詩中，有泡蒂略帶無奈的憤怒，尖銳的刻劃，深入的體驗以及對生之執着的一份迷惘。這些，也可以從他的其他詩作中感受到的。

卷首「詩人之死」（里爾克著，五月出版社譯）（36）及「有一棵樹」正好足以說明詩人的心之核之紋理。「這里的山谷，這些草地的草，這水流潺潺的小溪」（37），幾時烟化？（38）

■ 第一聲

孟仲季詩集。

一九六九年九月出版。

內收三十三首詩。

書厚九十六頁。

這本詩集的一大特色是孟仲季以「論詩的現代化」一長達萬言的堅實詩論代序。

這篇代序闡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課題。諸如「論現代化的必要」、「傳統與現代」、「現代社會，現代人，現代文學」及「詩的歷史動向」等論點的探索。孟仲季是非常着力於這些問題的思考的。「一九六五年起，開始接觸現代詩，現代文學的先鋒」到六六年「對現代與現代化的認知，畫面漸次清晰」的夫子自道，一點也不虛假，該詩論能給以有力的佐証。

南子在「孟仲季的小千世界」一文中，製了一個表，也能幫助我們建立此說法：

「從孟仲季的詩集『第一聲』的作品後的日期看，我們可以編成一個表：（假設作者在這些年份的作品全都收集在詩集裏。）

| 年份 | 篇數 |
|-----------|----|
| 1954 | 三 |
| 1955 | 一 |
| 1956-66 | 無 |
| 1957 | 六 |
| 1958 | 十 |
| 1969（至7月） | 十三 |

「(39)」

很多人對孟仲季的詩，總覺得另有一種感覺。也覺得「音樂名詞」太多。其實，也不盡然。南子告訴我們：

「孟仲季在詞彙的選擇上，他喜歡用一些人名，科學上的名詞，地理名詞，音樂名詞，哲學術語。」(40)

在科學名詞方面，生物名詞入詩的作品有「臍帶」，「午後」等；物理名詞的如「噩夢之後」，「血祭」；化學名詞的如「自我，於高倍的顯微鏡下」41。這是孟仲季的方向，他有「選擇路的自由」(42)的。

因此，南子以爲：

「無疑的，孟仲季是一個具有自己風格的詩人。」

「一個詩人，假如敢勇於表現自己想要表現的，就會具有自己的風格。」(43)姑不論其成敗如何，「拿出作品來」的作法才是够格的。

孟仲季的「第一聲」，是一首好詩。瀟灑。(44)此外，如「列浩大道」，「星期天的上午」，「那一天」及「圖書館內」等，都充份流露孟仲季創新的心意。堅實的風格。

■ 夜的斷面

南子詩集。

五月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〇年四月五日。

內收四十七首詩。

書厚六十頁。

南子，這「怪異的腦漿」「的槍手」45，是現代詩壇上先鋒式的選手。在「夜的斷面」一書中，我們該肯定「貫穿着南子詩作的主要主題是反叛一切固定的形式，並且不斷的尋找自己的生活的規律」46。

例如他的詩作：「樹的剖析」，「夜的斷面」，「逃亡」，「屬於男孩子的」，「臥姿。坐姿」，「這一代」，「苦旱季的詩情」及「變形火」等等作品，無不是「不斷的尋找」。在這一方面，無疑的，南子也是一個「開山式的詩人」(47)。

雖然，有些人對南子也用「叮叮」、「鏗鏘」的兩個音節來形容「名字」而表示驚異。但是，這是不必要的。南子有他的用法。結合題目及內容，已經和余光中的「六角亭」有所分歧的。

而這個現象，在南子較後的詩作中是很難再發覺到的。南子一直在進步中，如同其他詩手。

「夜的斷面」里的南子，也是一個有血肉有感情的青年。如「十八歲」，「蝴蝶劫」，「探珠人」，「眺」，「成長後」及「情瘦」等作品，是最好的說明。

我想引用南子自己的話來說明他的風格：

「我們絕不能持着老祖宗遺下的菲薄田產，作一輩子的二世祖。……」

「我們不能老是在別人滴汗開發出來的耕地上坐享其成。唯有每個作者具有自己的特色，才能為文壇製造出一季全新的氣候。」(48)

如此的一番話，是南子詩創作路程的風向標。

當然，「夜的斷面」集子里也是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不過，那是較早期的作品。

■ 鳥及其他

李有成詩集。

犀牛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

內收三十一首詩。

書厚一百頁。

李有成的筆名是李蒼。

「有人說，李蒼是屬於浪漫的。不錯，李蒼的確很浪漫（指他的詩）」，是不是如此？是的，譬如他的「故事」，「飲雨的少年」，「生之塔」，「信」和「寂寞」等作品，便足以讓我們感受悵悵的浪漫氣息。

「也有人說，李蒼的詩很晦很澀，而且有些簡直不知所云。我想，說這些話的人……：是真的很晦澀？不知所云？」

讀過李蒼的詩的讀者，恐怕對這些話會給予否定的符號吧。李蒼的詩，如「今夕」，「待日」，「聖誕夜」，「趕路」，「有一座碑」，「鳥」，「愛情與下午五點鐘」，「一座海」，「一株陽光」，「公園」及「巴士站」等作品，都是平易近人而有高度象徵及極強的感染力的詩篇；我們不致於看不懂吧？因此，要說一些冷言冷語，必須先看先讀了才開口下筆；不然，只是無聊的行止。

「他也是朝着創作這條路徑走的。他反對傳統，他毅然地從傳統的桎梏解脫出來，然而他並不完全拋棄傳統。」（51）

李蒼不僅毅然從傳統的桎梏中脫脫出來，也毅然地「脫離了台灣現代詩的囿圍」（52）。他自己的創作，他自己的話，便足以證明他不會鬆懈過，一直在創作路徑上奮鬥：

「另外的一部份，記錄的却是那時我對某些發生所引起的困惑，感受與思考，以及對於未知的發掘，沉思和探索。」

「在創作上，這本詩集展示了我無數個不全的詩的經驗世界。……：我得以擴展或深入詩的領域，並且不斷地試驗新的技巧與形式，追求及提煉更接近我們的時空的詩的語言。」（53）

我們讀他的詩，對他所「揭開一個又一個不全的詩的經驗世界」（54），是必須認真地走進去。儘管有部份的詩作不能令人滿意，如「童年」，「沉思」等，感染着太多不自覺的舊束縛，但李蒼的浪漫，依然洋溢在「鳥及其他」。

■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

賀蘭寧編。

五月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〇年八月九日。

內收一百四十四首詩。

書厚二百二十頁。

這是一本劃時代的新書。這本合集的出版，是五月出版社的一羣作者「很久以來就存有的願望」55。「從選稿到編排，從編排到校對，都由各參加者自行處理」(56)。

十五位參加者，「15份力量」，「15種風貌」(57)，這是可以從合集中獲得証實的。這十五位作者和他們的作品篇數如下：

- 1 文 愷 十三首。
- 2 吳偉才 十首。
- 3 沈璧浩 十首。
- 4 完顏藉 三首。
- 5 林 方 九首。
- 6 孟仲季 九首。
- 7 牧玲奴 十六首。
- 8 南 子 十一首。
- 9 流 川 十首。
- 10 夏芷芳 八首。
- 11 莫邪 四首。
- 12 賀蘭寧 六首。
- 13 零點零 十一首。

14 藥 藥 十一首。

15 謝 清 十三首。

其中只有孟仲季，牧鈴奴，南子，賀蘭寧及藥藥等五人曾經出版個人詩集。我們在上面也略為談過他們的風格。現在，讓我們看看其他十人又如何吧！（58）

文 愷 「文愷筆下的人物永遠潛伏着失敗或毀滅的陰影。例如「黑人」，「孩子的歌」

，「殷盼」，「走索者」，「日子」，「巖立」等……」

吳偉才 「作為一個詩人，吳偉才是痛苦的。」「現實的醜惡，無情，荒冷，一瀉無止的在他筆下裸呈。」如「街燈」，「日子」，「房」及「慘地」。

沈璧浩 「潛伏着創造的能力。只是他還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在這段期間，作品突

升突降，始終不能保持一個水準。」以「瞎」，「黑灘上」較佳。

完顏藉 「在詩中，我們可以讀出他的腕力，奇特的意象，沉雄的節奏，和十五人中「獨

有的優點：創造情調氣氛。」可惜他只收了三首詩。

林 方 「在風格上，林方的詩偏向柔美，靈秀，充滿意境的美。」如「小夜曲」，「臘炬」，「黑咖啡」。「拜月之舞」等則「沒有新意」。

流 川 「流川的詩特色是口語化，題材自由」，如「奧林匹克」，「市叢」；「塔尖」等很突出。只是「還不能把握美感的經驗」。

夏芷芳 「寥寥數句話，立刻產生一種掃清塵俗的美感和靜感。」「她的作品始終都集中在「認識自我」這點上」。其佳作如「朝向何方」，「星的聯想」等。

莫 邪 「有着強烈的男子氣概和理性深度。我以為『放生』一詩足夠代表莫邪。」她悲劇性地轉向宗教。

零點零 「以自己的」「雙臂」，創造了一個專屬於自己的世界。」如「街」，「潮」，「兄弟」，「悲劇」等。

謝 清 「生活在這個世界，人類只不過是一羣獸；真理在暴力下消失，「死亡在空中飛

舞」，這是他詩中的主題。「我們找不到自由，光榮，偉大，安全，過去和將來的意義。」如「歲末」，「子午圈」，「哭泣的神」。

以上這些摘錄，對大家了解合集的幫助，或許不會沒有吧。

至於五位已有詩集的詩人，他們的作品，多是新創作的。其中，孟仲季的詩較「晦澀」，牧矜奴的傾向是「存在的滑稽和人類努力的徒勞的悲劇性」的感受的表現；南子是「不斷的尋找」；賀蘭寧較「別緻」，筆觸「輕快，明朗和堅實」；蔡葵則尋求達到「官感經驗的結論」。(59)

十五個「富有獨立反抗的精神，好以自己的方法寫詩」的「面貌」(60)，我們也可以從他們聯合執筆的長約二萬字的序文中所「各自發揮的詩想」(61)中加以印証的。

最後，讓我們引用兩段話來結束吧：

「名字只是符號。決定這符號的新舊，胥視它是否是一個有創造力的詩作者的代表。它新，因為它始終代表一種不肯『停止』的過程。」(牧矜奴)(62)

「詩的本質是含蓄的，詩人必須盡量用含蓄的表現方式，如果平鋪直敘，詩便要變質成散文，不成其為詩了。所以詩——不論是古詩與新詩——含蓄是它的靈魂。含蓄也便註定了詩的不易懂和難懂的命運。」(完顏藉)(63)

● 結論

以上乃根據一九六八年起至一九七〇年止，三年來在星馬所印行的華文現代詩集的秩序，對各冊詩集的內容作一簡單的提要。必然的，掛一漏萬，不詳不察之處是有的。大體上，盡量引用他人的評述來介紹各書。優劣之點，也是見仁見智，筆者的主觀一定比比皆是。以上所說各點，是筆者願意提醒讀者的。

在沉寂及混亂中，現代詩手年來也有增加。新加坡方面除文愷，吳偉才，沈璧浩，流川，夏芷芳，莫邪，零點零，謝清及林方，完顏藉等人外，尚有牧字人，郭永秀，蕭然，牧郁，秋鳴，文豐子，逸君，冰翎，蔡牧蒼……等；馬來西亞方面的有梅淑貞，周喚，綠浪，

北藍鈴（艾文），沙河，飄貝零，賴敬文，賴瑞和，秋紅，紫一思，藍夢，梅旋，溫任平，謝永成，歸雁，藍牧，江振軒，戰長風……等等詩作者。他們的成績是值得注意的。希望他們的詩作也能結集成書，印行問世。

另外，據聞「大馬現代詩精選」已在積極籌備（64），這是個等待已久的消息。希望能不在不久後，結結實實地推出來。

現代詩苑的遠景，賴於現代詩手和新秀們齊心合力去創造。牧鈴奴所謂「有時月亮，有時星亮」，是今日馬華文壇最好的形容以及描繪。

無論如何，歷史是最後的証人。

在另一方面，筆者真誠地說：

——讓我們能把希翼的變翼，化為熱烈鼓擊中的變掌，來歡迎更多詩集的行姿！現代詩手們應該豐富掌聲以及其內涵，以行動，以誠心，埋頭苦幹！

——完稿於一九七一年五月五日新加坡清杏園

■ 註

- 1 「太陽花」是英培安詩題。
- 2 陳華才：「介紹梅淑貞的詩」，南洋商報，23—12—68。他用以形容六詩人的。「五金剛」乃指牧鈴奴，李蒼，英培安，零點零及賀蘭寧；「一菩薩」即梅淑貞。
- 3 「巨人」自序。
- 4 全上。
- 5 全上。
- 9 此文見南洋商報，16-8-68；93-8-68。
- 7 各見該集 P.1；P.41；P.68。
- 8 全註 6。
- 6 全上。
- 10 全上。
- 11 全上。
- 12 全上。
- 13 流川：「以詩寫詩人」，蕉風 217，P.68。
- 14 「塑像」自序。
- 15 「塑像」後記。
- 16 全註 14。
- 17 何紹莊：「十五個詩人，十五種風格」

- 蕉風215·P.54。
- 18 引自「寫詩」一詩。
- 19 鍾瑜的詩句，在這方面有許多值得我們加以討論的。
- 20 「天朗」自序。
- 21 此文見南洋商報，16-9-68。
- 22 全上。
- 23 參閱原文。
- 24 全註13，P.69—70。
- 25 學生周報前文藝專題編者語。
- 26 全註3。
- 27 「手術檯上」後記。
- 28 全註13，P.10。
- 29 謝清贈英培安詩題。
- 30 石青亭：「英培安的詩」，南洋商報，25-11-68。「蠶魚」為英培安詩題。
- 31 易如女士序「火的得意」中之說法。
- 32 全上。
- 33 「火的得意」後記。
- 34 全上。
- 35 全註31。
- 36 參閱後記，全註33。
- 37 「詩人之死」詩句。
- 38 「有一棵樹」中，有「我像烟」等句。
- 39 此文見商報，22-12-69。
- 40 全上。

- 41 亦參見上文。
- 42 全註3。
- 43 全註39。
- 44 全註17。
- 45 全註13，P.71。
- 46 全註17，P.56。
- 47 全註39。
- 48 「夜的斷面」後記。
- 49 顏宏高：「李蒼的詩」，南洋商報，4-11-68。
- 50 全上。
- 51 全上。
- 52 全上。
- 53 「鳥及其他」前言。
- 54 全上「作者的話」。
- 55 合集封底的說明。
- 56 全上。
- 57 蕉風的說明。
- 58 下面引文皆全註17，PP.50-62。
- 59 全上。
- 60 全上。
- 61 全註55。
- 62 「新加坡15詩人新詩集」15人序，牧羚奴語。
- 63 全上，完顏藉語。
- 64 蕉風219，風訊。

Masuri S. N.

梅淑貞譯

馬蘇里 詩選

好
滋
味



當一個人
從各角度來看
有被獵取的憂懼
被勒索，被抓住直到窒息
被控到達極點
被控犯罪

很多感覺到

我們必定要加入

協助

樞權應被破壞

人道應被舉起

被公正地判斷

被修正

魔鬼被唾棄

被懷疑

應當被結束

誰人

張開嘴

只能撫摸胸膛

讓所有的

殘暴

苛政跌落於兇者頸背上

到達何處

因為每人都想活

公正判決殘暴尚不够

填飽肚子

注意內涵的聲音

注意意義

惡魔人道

我們見面時握手

莊重的辯論

荒謬的辯論

接着揭發錯誤

真理

接着証實

虛偽

因為我們自己當會潮濕

我們是敘述人而非成爲祭品

現今的人類

爬行，壓住，俯伏

於沉重的肩上，移動

穿過石子路浮現

摩登的人類，削磨，壓榨

所有的面孔，態度，觀念

從時代的習慣要求裡

向意義挑戰，推開腫脹

百折不撓地，穿孔

前額凹入，胸膛碎裂

這種刑罰，某人踰着

無一人過問，迎接

各有立場，選擇生活

歡接最高的盈利

肩膀不再被計算

持久，忙碌，推開

再次抓緊還加掌握

舉起，置放，狹谷的距離

如今自己驚覺到已失敗

解釋並非是最後的

照顧生命繼承償款

在肩上清楚的同意

詭秘的生命，開始長久的哭泣

直到軀體搔着脆弱

繼續吧，公平的戰鬥

吾 土

吾土

土地

不曉得孤獨

我的出現

找尋，和你保持距離

我從

噪音，節日，朋友中逃出
跟着，變得空白
旋轉，消逝

我的詭辯很多
我的笑必須越過
現代彩印之中的
中心一

我不要再
忙碌低頭
在幽暗中，驚嚇

借債

我這隻手
已說明了我
抓傷，搬運夢幻
自己空無以後

我的思想跳躍
於尼亞加拉瀑布之上
我的聲音發出後
溶入了我的視野

我想改變

全世界的愛人成了賭金

上面的人問：

何時會從世界歸來

我的掛慮是甚麼

手，筆

以及概念

呼吸，心

借款

繼續辯論

歡迎安寧的到來

人類的心懂得了人道

還是同一個地方

全民的生活

病重的生活

還是你問我答

尋覓中的舒逸問

同樣命運可真釋作歪體的

嘗試到爭論

並非易事

美好的生活

個人的擁有物

這樣戰鬥離成熟尚遠

每一回解釋，感動

心靈，失去時更加瞭解

無力的生活多令人担心

問答只是談談說說

懸擺中的「草圖」尚是一片凌亂

忽視短缺的人類羣體

在低陷的距離上，增加生命的孤獨

Zaid Ahmad 著

刃 貝 譯

事件

他時常跟他的朋友們談起那種城居的厭倦；據他說，城市像是被遺棄的墳墓。古老的、成行的屋子和建築物也時時使人想起冷落的、生滿青苔和沾滿了污垢的碑石，好使在生物存在以前就有，並將長久存在下去似的。陰沉及沒有一絲顯示生活跡象的，與它的居民的那種行動儼若石像在受着怠惰的雙手來支配着行動。疲憊、陰霾及懶惰得像生命的痛苦的死亡。漸漸地，他以一種驚異的感覺，覺察到他本身也被這種疲乏、低沉與厭惡的感覺所感染了。

他在一條僻靜的，被月光照耀得幽暗且蒼白、閃閃發光的柏油路上慢慢走着。他無力地搖動着兩隻手。剛才想是下得很大的一場雨水遺留下一些水氣，他發抖着。水氣像薄薄白色的粉，飄在黑黑的、閃着一點點光亮的柏油路上。他心中的嫌厭油然而增，他嘗試着概述一件在他腦裏的愉快的事情。從老遠那邊他聽到模糊的教徒所祈禱的呼聲，他覺得這在空閒起伏的、好聽的聲音宛若一種引送屍體進入墳墓的召喚。他不自覺的自言自語着：

「上蒼在呼喚他的僕人了。誰是要離開的人？」

他感到他的生命一片空虛，黯淡及莫名的不安。

鞋跟響着回音，他感覺到那種聲音是奇異與孤立的，在他的靈魂內來回反應，一股悲哀和不滿足的感覺又深深地暴露出來。

他一直繼續無目的地走着。最後他經過一間普通大小的屋子，從裏面傳出音樂，夾着尖細的聲音在空中飄蕩，像是要觸摸在空間紛飛的灰粉，然後逐漸地平伏，降落，紛紛碎破，回到一片的澄清平靜。

然後他聽見讚賞的聲音：

「真是好極了，奧尤！妳將會進步得迅速！」

他走進那座屋子的院子裏，微微傾斜着頭，慢慢地敲着門扉。屋內恢復一片平靜，他隱約地聽見屋內的人的呼吸。

「誰？」

他有點不安地回答：

「是我，加瑪。我可以進來麼？」

「加瑪？」

「我是加瑪，不認得了嗎？」

屋內重歸平靜。

「我能够進來嗎？」

他感覺到屋內的也許正在思量着，然後：

「進來吧。」

他推開了門，走進去。

屋主人的臉上轉瞬間呈現光彩，以熱誠的態度歡迎他不期的來臨。仄依不拉欣，這一位五十來歲在JKR部門工作的秘書長，已有很久的時間被調職在這個城市裏了。當加瑪認識他時，仄依不拉欣正在他出生的地方工作，並在他家附近租房住。那時他還小。當他在X城工作時，他獲知仄依不欣也在同一

個城市內工作居住着。有許多次，他意欲想要到這位熟稔的老朋友家中去探訪，但總不成功。

「哪！哪！你已經長得這麼高大了！你已經是青年人了！多麼有趣！多少個少女的愛已經被你拒絕了？你真是獲益！少女們爭着要偷你的心。一如我年青時，我常夢想要拋棄少女，特別是仄邁爾。哈魯的女兒。但是你知道甚麼？不是我拋棄了她們，而是她們拋棄了我。直至現在我還怨恨那萌芽的心坎！哈！哈！哈！……」他笑得那麼滑稽，捶着他那薄薄的肚子。

加瑪微笑着，他想，仄依不拉欣仍舊和他以前認識時的他沒有兩樣，喜歡自個兒的大笑。有時候他不曉得仄依不拉欣是否顯現諧趣或是嚴肅，因為事實上，他的音調在低沉和平靜時都似乎很隨意發出的。不過他也知道仄依不拉欣是否歡笑，因為他常常以那些他認為值得笑的話來作為笑料的。

加瑪重新仔細地探索着他，他傷心地追憶起這位屋主人的年青及他那時的健康都已經不復存在了。他的頭髮呈現一些斑白，臉上的皺紋在燈光下可以仔細地察覺到；不過，他那細小、惡作劇的、微微斜視的眼睛仍然存着光澤，引起加瑪心底浮現着一種發笑的感覺。他那黝黑的身軀也不強健，正如他時常所期望的，他說，以便嚇一嚇他那脾氣暴躁、喜歡睡午覺的妻子。

加瑪自個兒微笑着。

「仄依不拉欣有玩小提琴？我還記得那隻小小黑色的小提琴。」

仄依不拉欣細小含着光澤的眼睛蘊含了一些兒的淚水，因為這個問題沖激到他的情緒。然後他屈着腰行近加瑪的面前，以一種困憊的聲調低語道：

「這是秘密。我們之間，就像是老朋友一樣。我已經够痛苦的了，而你却把令我傷心的事申述出來。你又讓我的心坎悲傷了。你知道嗎？在我妻子發怒中，她把心底的秘密告訴了我，說她以前年輕時並非愛我而是愛那支小提琴。你有沒有聽說過像這樣的事情？我猜想至少我已經成功的打動了一個女人的心，但是我又何故受了欺騙！」

加瑪覺得他想要大笑一場了，但是仄依不拉欣並沒有笑，他的臉上僅是一片陰沉。仄依不拉欣的這種或誠諧或嚴謹的態度令他依然感到迷惑。這個古怪的老人，加瑪想，接着他獨自微笑。

這個老人以悲哀的臉色繼續着：

「你知道麼？也是像今天，也是像現在的時刻，在我妻子的眼前，我把那支不祥的小提琴摔到粉碎。那個咒罵的女人尖聲的說，從那個時刻起我們之間已經沒有甚麼繩子再能够把我和她縛在一塊兒了。」

在她想像中已沒有了我。已經死了。你有沒有聽說過像這等事情？從那天起，她時常睡午覺，每天的食慾也增加了。只要有東西她便吃。像一個正處於成長階級的孩子一樣的吃。像要向我報復。好幾次她像是在吃着我的肉……」

忽然間從房內傳出極其嬌縱的聲音：

「爸爸！」

仄依不拉欣靜默住。他稍微壓低了他的聲音低語道：

「奧尤時常維護她的母親。她和她的母親同樣是女人。她的母親時常教導她。我孤獨一個人住在自己的家裡。」他的聲音提高了一些，繼續接下去：「那個女人正在戲院內自由自在……」

「爸爸！」

他又再一次的靜默住。

跟着他仔細地、慢慢地以高低不平的聲調叙述著他妻子的缺點，以他全身的感受。直至最後加瑪感到作嘔。

「爸爸！」房內傳出更清楚且具威脅性的聲音。

仄依不拉欣又一次的止住，靜默着。但是，他的臉色看上去已增多了一份寧靜。他那斜視一點的眼睛增添了光澤。他把兩隻手伸開來，用兩隻分開的手拂抹着臉。然後他叫道：

「奧尤，來一會兒！」

房內沒有回答。

「奧尤！爸爸說來一會兒！」

和順的、帶着一點不服從的聲音：

「做甚麼？」

「爸爸說來就來。」他的聲音回答得有一點堅決。

一位十六來歲的少女自房間走出來。她只是低下苦澀的臉容。她那苗條的身子，呈現清明的皮膚及那長至肩膀的頭髮，慢慢的走着，像是背後被推動的一樣。她酸澀地睨視她的父親，帶着一些長怕的感覺，說道：

「瞧！瞧！這樣子妳也要生氣。」她的父親很俏皮的叫道，接着放聲大笑。

奧尤的臉色更加酸澀。

「妳先坐下來，」仄依不拉欣命令道。

奧尤坐下來，低着頭。

「這是加瑪，爸爸的老朋友，他到這裏來是要認識我們。但是妳却在妳房裏做甚麼？哪，加瑪，這是我的女兒。她是我心愛的人。她是我的寵兒。她很會玩小提琴，但是妳必須要記住，不要允許任何一個男人愛上小提琴……哈哈！哈哈！」

他大聲笑着。奧尤很酸澀。加瑪發出微笑。奧尤趁機偷偷一望加瑪那白皙、戴着眼鏡的臉孔，他的臉孔像一道電光般轉紅。只是一會兒。然後他羞赧地低下頭。

仄依不拉欣那細微、明晰的眼睛挑皮地管過奧尤及加瑪，忽然他大笑了起來，拍着他那薄薄的肚臍

加瑪仰臥在他睡覺的地方，素描着仄依不拉欣那皺紋及那微白的頭髮的輪廓，他的模型指出了他是個自信的人，在這個世界上，祇有仄依不拉欣這個人能够從他身上找出趣味的東西。他彷彿看到仄依不拉欣笑得擺盪笑得打着薄薄的肚子的情形。然後奧尤優柔地從房間裏走出來，她那橢圓形及尖而高的鼻子把她父親自豪的感覺都給描繪在她父親的性格上。

從遠處隱約聽到火車自北方開動的機器聲，之後消失了，四週重歸平靜和睡。這氣氛維持了很久很長，就像是爲了持久一種可怖、隱秘的生命的力量而來臨，然後存在於每個空間每個時間。他感到他的本體慢慢的沉落在永久沉寂和冷清的宇宙裏，不含有什麼東西。

然後小提琴細微的聲音在他生命裏回響，漸高與平落，四處漂蕩而至失去，一如來了又去的陽光。最後他嘆息了一會，無來由的，他聽見他的靈魂低語：

「她是我心愛的人。她是我的寵兒。」

自從那個晚上之後，他便時常去探訪仄依不拉欣，並到他的家去和這位屋主談天直到深夜。從這

些談話中，他獲知奧尤是仄依不拉欣的獨身女兒，已離開學校多年。她在LCE考試中失敗過；仄艾娜，仄依不拉欣肥胖的妻子時常埋怨他，因為她說久很以來她的生命就一直時時被她的丈夫欺騙。不過她却從未提過她丈夫對她詐騙的東西。他得到一個印象，就是這對夫婦時常厭惡彼此。這些厭惡便在客人探訪他們家時從口中吐出。

那個晚上他又去探訪他的朋友，像往常一樣，仄依不拉欣告訴他一些有趣滑稽的、不能夠終止的故事來招呼他。奧尤剛已玩完小提琴，她把小提琴裝入封套內。仄艾娜進廚房裡給加瑪弄水。之後從寧靜、冷靜的馬路上傳來三輪車的鈴聲，把夜的靜謐分裂開來，接着的是粗野與不耐煩的爭執。忽然間他們的爭吵聲又停止下來。

脚步声一一可聞，整齊的、愈加清晰地停在屋前，叩門聲很清楚地回響，也是很有秩序很長的。

仄依不拉欣眨着懷疑的目光，低聲對加瑪：

「那是誰在外面呢？誰？進來吧！」

門開處，一位二十五歲上下的青年走進來。他的身軀高大，寬闊的上胸對着仄依不拉欣的方向微微屈着。那猜測中顯得嚴肅的臉孔微笑着，把手伸出去跟仄依不欣握手。剎那間，仄依不拉欣那本是平常的臉上牽起了笑容，細小的眼睛含着光澤：

「哦，你是查力爾！你不見很久了。爲甚麼你沒有來探訪我們？常常不經意的忘記了！」

查力爾露出微笑，他的眼睛環視這間室內的每個角落，這對眼睛最後停留在奧尤的臉上。他這會兒的微笑也愈開朗。奧尤望望他，他低下頭。他的臉色稍微變了些。

「我來真是擾亂了仄依不拉欣。」

「你仍然在那間學校教書？你是教壞人的老師。去年你的學生有多少人及格？加瑪，每年他的學生只有一位及格。我一定要譴責教育部長。奧尤成爲了他的犧牲品。每天她只是教做些詩而已。」

仄依不拉欣高聲大笑。查力爾微微一笑。加瑪也只是微笑着。

「查力爾，這是加瑪。他在土地局工作。」

彼此互相問候。

「近況如何？」查力爾聲調沉重的問道。

加瑪覺得他對這沉重的聲音及拍子很不自在。他不知道爲甚麼，在他心底的感覺中，對於查力爾，他感到很不信任。他對查力爾感到莫名的厭惡。他把這古怪敵對的感覺藏在心裡。他對查力爾的姿態感到很不自在，他對查力爾的微笑感到很不安適。

仄艾娜端着咖啡杯子出來。她開始微微笑，以非常纖細的聲調向查力爾致意，這在這位肥女人來說，是反常的。他們談得非常愉快，而仄依不拉欣，以一種敵意的感覺酸溜溜地睨視着他的這位妻子。

「奧尤！仄艾娜叫着正在牆角翻弄着雜誌的女兒。『妳不要問候妳這位老師麼？妳來吧。』」

奧尤慢慢的走着，面對着大家坐下來。她害羞的低下頭。

「奧尤現在在做些甚麼？」查力爾微笑問道。

奧尤沒有回答。

「老師在問妳做甚麼？」仄艾娜重複着。

「沒做甚麼。」奧尤緩緩地回答。

仄艾娜和查力爾繼續談天。夜漸深。最後查力爾告辭欲返。仄依不拉欣跟他的妻子一直送查力爾先生到門口。奧尤僅是逗留在她坐着的地方。加瑪志忑地握住奧尤的手，專心一意的搓着，一面以戰慄的聲音低細地：

「奧尤，不要再推搡我了！今晚我們可以見面嗎？可以嗎？」

奧尤的臉孔一瞬間轉紅了，然後變成蒼白的。她的身體微微抖動了一下。她凝視着加瑪，目光是深遽與離奇的。她沒有回答。

「可以嗎？可以嗎？」他催促着，急速與有點兒不堅決的聲調。

奧尤垂下頭，不作回答。

霧開始降了。加瑪拖着沉甸甸的感覺緩慢地走着。他感到煩困、傷心與失意。他的步伐軟弱得很，他覺得他失去了一件長久以來他認爲是屬於他的東西。屬於他的財產。蒼白的月亮正在升高，它的光輝照在小巷旁堆積着的玻璃碎及乾葉上閃着光亮，發出明潔的亮光。這些乾燥的葉子在加瑪的腳踏下發出聲響，又把那一股不堅決與艱苦的感覺自加瑪心裡勾出。他緊緊握住他那冰涼及有點僵硬的手。然後他

停下，往後回看。綠色窗簾的屋子燈光清明的亮着。然後一個個燈火在窗內消失掉了，那間屋成了一片黑暗，在貧血的月光下顯得悲哀與寂寞。寂靜得像在沉思中回憶起世紀之久的幽暗的故事。一心地蘊藏着秘密。

然後他慢慢的走着，忽間問他停下來，僵住了。

「加瑪！加瑪！」優柔的聲音傳神地叫他。他環視左右。沒有任何人。他再嘗試找覓。沒有人。一件反常的東西在他悲哀的感覺中將給予他顯示些甚麼？他嘗試把它概述成他的生命在召喚他，以使他歸復於他以前的那種感覺，他以前的那種生活，他以前的那種習慣。遠處的狗吠聲像是在爲一件失去的東西哭泣，勾出他心裡的悲哀。他渴望寂寞。他渴望孤獨自己，不作任何思想。

「加瑪！加瑪！」

他又一次環視。

奧尤站在巷子旁邊的一顆旃那樹的陰影下。

加瑪的胸部在劇烈的跳動，他不覺察到他像一個小孩子般地朝奧尤的方向跑去，他擁抱着這位年輕的少女，一面低聲地：

「我知道妳來！我知道妳來！」

奧尤推開她。她那嬌柔纖細的身子在發着抖像是着了涼。她以虛弱的聲音輕輕地，帶着一些戰慄

「不。不可能的！」

加瑪的語氣激動地問道：

「爲甚麼？爲甚麼？」

奧尤的嘴蠕動着想說一些東西。可是一句話也沒見從她口中溜出。忽然間她在朦朧中遺失了。

加瑪感到有一股快樂與健全的感覺，那是奇異的。這個世界是一個深奧的秘密，他企圖潛入富饒及風險的海底去。在它裡面尋覓財源。在它裏面尋找資源，他覺得這是一種古怪的人類生活的方式，佈滿了恐懼與疑惑，和充滿了忍受的笑——在誕生，學習，覓食，娶妻，生子和死亡裏面都具有這些威脅。上蒼創造人類，在他的法令下直至墓穴。他對這些漸漸的感到厭倦了——以前的感覺又重新闖入他的生命里，顯露着生存是陡然的感覺——後悔誕生於這個世界——對於所有生存及永恆的表示憐憫。

靠近仄依不拉欣家旁邊的河水平靜乏力且不厭地流着，河水有點黑色，在閃着光。平靜與和睦，給予將要一生後悔直至世界末日的跡象。加瑪嘆了一口氣。漸漸地，他鎮靜得像河水；宛若詩人，他聆聽漣漪奏着優美、纖細的上帝之歌。河對面的燈仍舊亮着，他的影子在河面上閃爍着。然後那個燈火熄了，對岸那處一片黑暗，一片寂靜——所有的一切宛若他的臉，遠處隱約聽見火車的聲音，越來越衰微而至不能夠再聽見。夜歸復謐靜——這個謐靜的氣氛在延長，但是在於加瑪，他覺得這種謐靜含着秘密及一件恐懼與隱秘的東西正在伺着良機以實現一宗可怖的災禍。

「那些沉思的荊棘，它們期待些什麼？」

他的胸部繼續回響這些話，他覺得全世界都在聽着這個回音。他想，他本身已經改變了，不再像昨天了。他覺得很難寄望自己，他感到他的靈魂已經離開了他的軀體。他的軀體越來越遠離了他自己——像一個隔離的模型徘徊着，他以奇異得很的感覺充滿了關注地細心凝視着他的軀體。他對這具軀體不能夠全面瞭解。

「哪，他走路像活屍一樣。」

這具軀體乏力的、慢慢的走着，經過堆聚着乾葉的巷子，轉向右方，朝着僻靜的街道走着，沉重的脚步回響着。他繼續邁步：

「瞧他要去那裡？」

這具軀體停在一間中等模型屋子的門扉前，掏出鑰匙，打開門走進去。脫掉他的衣服躺下。

「他要去那裡？」

立在城裡的國家操場の時鐘發出很有旋律的聲音標示着晚上七時半。像被一道神秘的力量曳引他望向仄依不拉欣的家走去。在院子外面，朦朧暗淡中他看見一個人影從仄依不拉欣的家出來，經過後門。好奇與懷疑的感覺促使他在一段距離內屋隨着那個人影。那個人影走到那間屋後的河邊，更換掉她的衣服，便在那流着平靜的河中洗澡。

那個人影細聲地唱着歌。

自從那天起每個晚上七時半，加瑪已經在河岸的樹叢從準備好了等待那個人影下水洗澡。在這麼長

久的日子裡他也不曾到過仄依不拉欣的家裡去了。那個晚上像以往的每晚一樣，那個人影從她的家中走出來，走下河岸，更換掉衣服走入水中洗澡。她像往常一般，輕聲唱着歌。灑搖的河水掠過青色的水草，一直在流着。

那個人影站在地平線上，揩拭着身上的水份，邁步走在乾燥的柔沙上。她只是發着抖。
加瑪從樹叢裏走出來，站在那個人影後面，她並未察覺到。他以震顫的聲音慢慢地低喚：

「奧尤。」

奧尤迅速地回轉過來，像一隻尾巴被擊着的貓。她吃了一驚。她的臉色蒼白。她的心坎劇烈地跳動。

「奧尤，」加瑪低聲地。

奧尤感到在這一當兒她的身軀像死了一般。她的嘴再也不能夠吐出聲音。她的軀體微微覺得慄動。她覺得身軀疲乏。她依然呆木、聾啞得像麻痺死了。

加瑪將他的手緩緩地安放在這少女的肩上。奧尤的身子僵硬着，她的嘴咕咕着渴望說一些東西。但是一句話也沒有從她口中說出。

加瑪以戰抖的聲音低語：

「我們之間沒有秘密。」

突然間，奧尤粗野地把加瑪搭在她肩上的手甩開，意欲通過。像閃電一樣，加瑪把奧尤拉入他的懷抱，不斷地吻着這少女。奧尤不停地打着加瑪的身子和肩膀，掙扎着要從加瑪的懷抱中脫離。可是她越出力越是疲乏。這懷抱越發緊縮。

河水平靜無力地流着。

自從河岸一事發生後，一個星期之久加瑪沒有出過門，一種奇異的感覺侵入他的靈魂。他以反常的感覺看他自己，非常難以瞭解及佈滿了深慟的悔過。他完全無目的的要幹出那種野蠻的行爲。但是爲什麼？爲什麼？這事件發生了。這事件發生了。他不斷地詛咒自己。他拿自己來和野獸比較。他起誓自己沒有人性，把一切的詛咒都推往他的頭上。一個星期之久，他一直在懲罰他的行爲，他感到真真正正的

痛苦。他的身體加倍清瘦，他的臉孔蒼白。在他來說，所有的聲音，是詛咒他，侮蔑他，懲罰他。在沉寂的夜半時分，在遠處傳來的、模糊的火車聲中，他將要迂迴于黑暗之中，他離奇的聽到小提琴悲哀的低語及流淚聲，像一位絕望的少女。在這種環境裏，他將緊緊握着拳頭，激動、生氣的擊着他的胸部。

那個晚上他又在遠處傳來隱約的火車聲中起來了。他不再徘徊。他匆匆地穿上他的衣服，在他胸部低低響着的小提琴聲愈加僵硬。他走出屋子。蒼白、閃光的月亮的輝照在他蒼白的臉上。晚風撫着他的臉孔。霧已經滴下了。夜，沉靜，冷清。沒有聲音。環境宛若死着。他進入一間屋子的院子裏，慢慢朝着後門走去。他小心翼翼地推開門扉。門沒有上鎖。他蹣手蹣腳的走向一間睡房，推開房門。門扉開着。沒有鎖。忽然黑暗的睡房亮了起來。加瑪大吃一驚。他的臉色刹那間轉為更加蒼白。奧尤仍未入睡。她躺在墊褥上。她的臉色也是蒼白。在加瑪看來，她的身體加添消瘦得像一個病人。她以古怪的眼光凝視加瑪。她的眼睛冷得冰凍，完全不能够被人所瞭解的。沒有表示怒意、厭恨、悔過、懼怕或者悲哀。什麼也沒有。

加瑪踏上一步走到室內。那對眼睛依然注視着他，他感覺到他的身軀被兩隻奇異的眼睛所透視。

她在等我，加瑪在心中低付着，她知道我將會來。她知道我將會來。

他行近床架。

模糊的燈光暗了下來。

三個月過去，奧尤生病了。每個晚上，加瑪到仄依不拉欣的家去探訪。他坐在病人的床褥旁，沒有說一句話，像一位蠢笨的、失去思想的人。仄依不拉欣不再諧笑了。這對夫婦只是以問號及反常的眼光陰沉地斜視加瑪。每一回查力爾來，他總是帶一些菓子給病人。奧尤現在變成了一位沉默的人，她沒有說過一句話。她像是成爲了一位聾啞的人。只有她那冷冰冰、沒有光采的眨動着的眼睛注視加瑪的臉上，似乎是要尋找一件東西。這對眼睛却是奇異的，沒有後悔、悲哀與氣憤。有時候像她在看一件很遠的東西，她不能瞭解。她不在床架上移動的。

那個晚上醫生又來了，當看診病人完畢，給予藥方後，仄依不拉欣給他送行直至他走下階級。大概

夜深了，天空沒有星星，夜，冷寂與謐靜，他找尋着籬門要出去。最後被他找到了，正當他要打開籬門，忽然間他的肩膀被人從後面拉住。在黑暗中他聽見一個不堅決的、沒有耐性的聲音：

「醫生！醫生！」

醫生停下來，凝視着被黑色的霧所籠罩的臉孔。

「醫生！醫生！」

「是我，有甚麼事？」

歸復一片的寧靜。那個人不能夠吐出聲音，宛若他的聲音被塞住在咽喉裏。

「是我，有甚麼事？」醫生顯得很有耐心地重複一遍。

「她有沒有希望？」加瑪戰慄的聲音問道。

醫生低下頭，注視地面一會兒，然後他轉過身，細心地打開籬門，一面平靜地說：

「你的猜測對了！」

接着大聲叫道：

「羅拉！把車駛過來！」

加瑪陷入沉思。他在籬笆旁站立了好久。他的心劇烈地跳動着。他拖着他的脚步朝一個方向緩慢地走着。他走下河邊，對着三個月以前他親視奧尤洗澡的叢林旁坐下。他在那兒坐了很久，像他在等待着。一件東西。河水流着沖擊着石頭。黑色暗淡的河水平靜地流向港口，它的音調怪異得像人在低語在嘆息着。對岸那邊從屋內發出的光芒照在河岸上，它的光輝在水裡閃閃發光，在盪搖的漣漪上閃動。貓頭鷹從牠那大而弧形的鼻子裏發出一個一個的音響，擊破夜的沉寂。殘幹的餘燼自依不拉欣的屋後朝着紅毛丹樹飛去。加瑪知道，依不拉欣將驅逐這隻帶來不吉的徵兆的貓頭鷹。

然後他聽見有人在以傷感且疲憊的聲音讀着牙新（可蘭經之第三十七章；事誦唸給垂死者的經章。）他的心是如此忐忑着。又一次，他覺得這個世界有一件東西不能夠永恆，所有的一切將要遺失。所有不將存在的與所有將不存在的。他感到他的存在是一件反常及完全不能被釋然的事情。

他又回到依不拉欣的家去。一位長老正以他那起伏不定及有拍子的、傷感的聲音在讀着牙新。加

風訊

●宋子衡是個優秀的年輕作家，寫作態度嚴肅，作品雖不多，但都很有份量。他在給本刊寄

「強姦」這篇小說時，附了一封信說：

「……你或許會對拙作以取題爲『強姦』而感到驚訝吧？我不知你是否能够接受這個題目，或者會覺得太刺眼一點，我想一個真正的文藝刊物有可能接受的，不過拙作仍有另外一個題目，在你認爲不可能刊用『強姦』這題目時，可以用『欄內』，因拙作內容是描述一宗強姦案件裡：三個人物分別在犯人欄內和証人欄內所感受到的那種心情。

拙作並不在於否定法律或非議那些執行審判的人，只是根據被告、原告、証人可能產生的看法而寫下的，許多強姦案件都是這樣發生的，但在審判結果被告往往是有罪的。我並不是爲他們提出伸訴，現代的文藝已不能做這種工具了，我的原意只是想寫那點可能存在着的……」

●溫任平的「散髮飄揚在風中」寫得很有水準，值得一讀。他自己也說：「這篇散文，我企

圖用的是詩意的結構，整篇就像一首長詩，星馬港合的文壇對散文頗為忽視，我自己倒同意葉珊的講法：散文也是一片瓊瓦；我寫散文時所用的心血是不會比寫詩用的少的……」

●藍影，久違了，她是怡保人，優秀的散文作家，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赴菲繼續深造，已得哲學碩士學位，現旅港，她在致編者的信中說：

「……：『無語』是為祖母寫的，我發覺感受最深切的事反而寫不出來，祖母去世，我到現在還不能接受，前年回家，我不敢上墳，也不願去，在家，在客廳裡，我在感覺上，總覺得她是在廚房裡，我到廚房，又覺得她是在客廳裡了，死到底是甚麼，我從來沒有一個親人死去的，把祖母和死連在一起，那是可怕又不可能的事。有時我覺得可以了解馬賽爾所說的 Present or Presence，他母親死了，他卻以為她和他更接近了，她時時臨現，祖母雖然不是這麼近，但她總還在家裡，在她那個老位子坐着……：但，我一點也寫不出這個感覺，祖母生前最疼我，她去了，我沒有表示，也從來不瞧一瞧她的神位，但是，每天清晨的彌撒，我總記起她，我情願相信那時我們院長對我說的：她在天堂微笑注視着你，在為她祈禱中，她是那麼近，這又怎麼能和死——黑洞洞的名詞連在一起呢？」

●關於黃戈二的「墨西哥跳豆」，作者解釋說：

「這是一篇象徵性的故事，但很現實，裏面兩個像棋局的東西請照印。一個是三等分，表現得很公平，另一個却五佔得太多，機會比較大，很不公平，裏面有殘缺的英文字請照印。全文是 Declara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For National Unity 馬來西亞華人促進國家大團結座談會宣言。

製成電版可使這小說更完美，這小說看來會有不同的觀感，那更好，目前不是給小說下注腳的時候，盼將來！」

●下期本刊將刊出「海明威專題」，是賴瑞和特為本刊選譯的，特點是在每篇作品後都附有其他作家的評論，相當不錯。

●梅淑貞的「馬蘇里詩選」及刃貝的「事件」，都是上期馬來文學作品專號的稿件，因稿擠，臨時擠出來的，特此向作者致歉。

●梅淑貞考取了 H S C 後，立刻申請到吉隆坡拉曼學院新開設的商學院為新生，鑑於她在文

學上的卓越才華及勤奮創作，現徵得她的同意，特邀請她參加本刊的編輯工作。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二元八角，全年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美林報業公司： Million Press Co.,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 |
|---------|--------|
| 姓名（中英文） | |
| 地址（英文） | |
| 訂閱期數 | 期起至 期止 |
| 訂費 | \$ |
| 註備 | |

蕉風訂閱單